

耕讀

东莞的中秋节

中秋小孩提灯游行，名叫「游耍禄」，今

俗以纸为鱼虾花果之状，中可悬灯，中

秋节相饋。东莞是日午后拜神，名为赏月。

七花七果拜七姐

广东传统过七夕十分热闹，而东莞又在

广府独树一帜的繁复礼仪中再别出一

格，就是七花七果拜七姐。

乙未羊年



耕讀

乙未年



目 录

封面图片

深白 春种一粒谷 秋收万颗子（彩铅画）

文脉

| 莞风莞俗 |

- 二 陈惠芬 秋季传统节日：七夕和中秋
五 井言车 七夕中秋补白
七 东莞竹枝词（七夕、中秋篇）
九 阿 塔 老莞城风俗记忆之七夕、鬼节、中秋
十四 容肇祖 东莞的中秋节
十七 望牛墩党政办 望牛墩与七夕
十九 水 心 莞邑七夕：七花七果拜七姐
二四 茶 侬 前生曾簪素馨花
三三 忆水舍人 白墙黑瓦红蔷薇
三九 居 淼 幽情自矜红艳槿
四五 沈良耳 开眼启唇说相思
-

品农

| 他山之石 |

五一 黄俏娴 台湾农业：精致，品质与文创

农雅

| 农书馆 |

五八 刘宪杨 十年磨一剑 修好部门志

田舍

| 都市农业 |

六〇 廿史、木辛 水稻田里“玩”创意

| 编读往来 |

六二 刘慧怡 耕读之人读《耕读》

封底图片

东莞中秋耍禄图

秋季传统节日：七夕和中秋

一文一陈惠芬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节日风俗绵延已久。秋季传统节日，一者七夕，二者中秋。七夕富含浪漫色彩，中秋寄寓团圆情怀，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七夕节：月下穿针拜九霄

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节，又名乞巧节、七巧节或七姐诞，起源于古人对天象星宿的崇拜，后被赋予牛郎织女的传说而成为象征爱情的浪漫节日。七夕乞巧，大致形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故事与七夕节俗相互融合，七夕成为民间的普遍节日。宋元时期，七夕乞巧十分兴盛，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乞巧市”，呈现“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的盛况。明清时期，七夕已成为重要的民间节庆，节俗活动丰富多彩。

传统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便是妇女们在七夕夜进行的乞巧活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巧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此古人乞巧习俗流传后代。概而言之，传统乞巧主要包括祭拜赐巧、穿针斗巧、结网卜巧等民俗活动。祭拜赐巧，指在庭院陈列各种瓜果祭拜织女，祈求赐予心灵手巧，收获美满姻缘。穿针斗巧，指用彩线穿七巧针，穿针引线越快者，意味所乞之巧越多。结网卜巧，则指在瓜果上、花草上寻蛛网以验巧，或将蜘蛛放于匣中，凭借其结丝的情况来占卜得巧多少。

除乞巧外，据记载七夕节还有“乞富”、“乞寿”、“乞子”等风俗。晋周处《风土记》（新编诸子集成本）载：“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

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乞富乞寿，无子乞子。”据此可知，七夕夜人们祭拜牛郎织女双星，也会祈愿丰收富裕、安康长寿、多福多子。

时移世易，如今七夕乞巧不少习俗活动已弱化甚或消失，而其象征忠贞爱情的浪漫色彩却愈发浓厚，被视为“中国情人节”。

中秋节：千里人心共赏时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时在农历八月十五，“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中秋最早源于古代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后来逐渐演变成赏月团圆的节俗。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宋朝开始盛行，北宋太宗时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并出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怡”的节令食品。至明清时，中秋已与元旦（现称春节）齐名，成为我国的民俗大节。

赏月拜月和吃月饼是中秋节最主要的两大习俗。

中秋赏月拜月习俗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便有秋夜祭月习俗。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到了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宋代中秋夜市热闹非凡，玩月游人，通宵达旦。明清以后，中秋赏月继续盛行，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明代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中秋赏月拜月风俗流传至今，至于拜月所设供品则南北有别，北方多供梨、苹果、葡萄、毛豆、鸡冠花、西瓜、月饼，且须“雕西瓜为莲瓣”；南方则供柚子、芋头、香蕉、柿子、菱角、花生、藕、月饼等。

中秋吃月饼，则取团圆之意，寓意阖家团圆。“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的红菱饼。明朝时期，月饼成为圆形，且被赋予团圆之意。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

七夕中秋补白

一文一井言车

七夕和中秋是中国传统的重要佳节，内涵深厚，习俗丰富，记载繁多。这里仅就少人留意的两方面内容，提供一些补充资料。

七夕作为节日出现，最早是汉代女子做针线手工（始见于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进而请求天赐巧手（始见于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的乞巧节。而牛郎织女星的远古传说也在汉代演化出两人分隔相恋鹊桥相会的故事，被归入这农历七月初七，继而到魏晋南北朝完善成形、广为传播，从此成为七夕的主要内容。不过，七月初七当时还有很多别的风俗，比如翻晒藏书以防虫蛀。这方面有两个好玩的故事：

一是据东晋王隐的《晋书》，司马懿不肯替曹操效力，装作得了起居不便的风痹病，宅在家里不上班。曹操派亲信去探察，时值七月七日，发现本该卧床的司马懿却在晒书，可见行动自如，于是被曹操勒令回朝任职。——司马懿是富于权谋心计的大政治家，但在晒书的文雅风尚中，却未能忘情，“毕竟是书生”了，因此败露。他晚年还为图谋政变又装过病，那次学乖了，装得很成功也很著名。

二是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东晋郝隆在七月七日摊着肚皮仰卧于太阳下，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这是傲慢名士的作派，一来蔑视人们是日曝晒衣裳的时俗，二来针对人们晒书而自炫满腹诗书。

以上主要参考韩养民等著《中国古代节日风俗》。不过，该书说晒书是魏晋南北朝时从汉代的七月七日晒衣演变过来，但从司马懿的故事看，其实汉代已有这种习俗了，甚至可能比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始见于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

圆之意。”这种馈赠月饼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清代中秋吃月饼已成为普遍风俗，且制作越发精细。时至今日，我国已形成广式、苏式、京式等数个系列风味的月饼，且围绕月饼产生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地方民俗，如江南的“卜状元”、福建闽南的“玩会饼博状元”等。

此外，中秋赏灯也属传统习俗之一。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中秋夜节俗中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明清以来，许多地方相继形成了“树中秋”、“放天灯”等习俗。如广州、香港等地，用竹条扎灯燃烛插于高处，灯火通明以庆中秋，名为“树中秋”。

时至今日，中秋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共聚团圆之风仍很普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寄寓的团圆情怀，将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二〇一五年八月中旬

主要参考文献

《传统七夕节演变历程与现代转型》，邱绮，中南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赵逵夫，民俗研究，2011年03期。

《七夕文化源流考论》，刘学智、李路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06期。

《“七夕”题材诗歌源流考》，张玉璞、曹瑞娟，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01期。

《中秋佳节话民俗》，宋兆麟、宋林子，装饰，2008年09期。

《中秋节的历史流传、变化及当代意义》，萧放，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05期。

《中秋起源与习俗》，李定楹，八桂侨刊，2004年05期。

拟竹枝词四首之一

邓云霄 | 明 | 《邓云霄诗文集》

狂夫一去动经秋，日日祈神锦水头。
每下鸣机逢七夕，几回肠断为牵牛。

莞城七夕词

李黻平 | 清 | 《万江竹枝词》

锦筵瓜果竞时新，默倩乌尼报汉津。
灵匹万家同一拜，不知将巧与何人。

弦月微明露暗流，夜香烧罢上针楼。
珠帘不隔人如玉，惹起张衡咏四愁。

七月

谷士 | 清 |

祠堂瓜果各纷罗，肃候天孙夜渡河。
吩咐侬郎休乞巧，巧如织女别离多。

闺中行乐词

林兰雪(女) | 清 | 《东莞诗录》

闺中乐事不曾休，金井梧桐又报秋。
结习未忘聊检点，予为七夕结针楼。

出现得还早。另一证据是东汉后期崔寔的《四民月令》，所记农历七月应做的事宜就有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

所以，七夕既是“中国情人节”（这一定义也不能完全说是当代商业文化的炒作，唐玄宗杨贵妃当年就曾在七夕“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为夫妇。”白居易《长恨歌》因之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名句），同时还应是读书人的节日。唐代朝廷就正式把七月七定为晒书节，举办“晒书会”；宋代也有由掌管国家图书的秘书省主办的七月七官方“曝书会”（见宋赵升《朝野类要》等）。除晒书外，古代读书人还会在七夕祭拜主文事的北斗七星中的魁星，过“魁首节”。

但后来，七夕的晒书功能渐渐淡化，被其他日子分化了，如《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代是六月六晒书的，现在一般说的“晒书节”，指的就是农历六月六。不过在日本，此古风到现代犹存，兴膳宏《汉语日历》专门有七月七日曝书一条，并引用永井荷风的日记，他到上世纪40年代还每年都在此时循古例晾晒书籍。

中秋，顾名思义，指秋天的中间点。可是，在此前后还有一个节气秋分，与春分一样，是季节的正中。秋分日昼夜平分均等，“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秋繁露》）秋分是秋天的平分，中秋也是秋天的中间，它们谁才是秋季的节点，让人糊涂。对此，韩光智《跟着太阳走一年》解释得很透彻：那是因为两者的依据不同。秋分像其他节气一样，所依的是太阳的位置（这天太阳直射赤道），代表季节的变化；而中秋所依的是月亮的轨迹（阴历皆如此），它有历法的意义，但不能反映季节。

事实上，秋分是中秋赏月的前身。殷登国《中国的花神与节气》引用多种古籍记载，古代官家在秋分黄昏有祭月的仪式，原因是秋分后阴气渐重，世界归月神主宰。只不过中秋的月亮比秋分更美，后来人们将拜月移到八月十五，渐渐才有了正式的中秋节。像韩光智说的，低调的秋分遇到高调的中秋，后世便只重中秋而轻秋分了。■

老莞城风俗记忆之七夕、鬼节、中秋

一文一阿塔

农历七、八月份，于东莞还是夏季，此间却有三个重要的节日，分别是七月初七乞巧节、七月十四鬼节，以及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所以对儿时这三个节日有很深的印象，大概是因为各种有趣的童年回忆，或是一堆少不更事时的神奇幻想吧。

展开回忆前，一定要介绍下我成长的地方，老莞城的北隅、细村一带。从振华路、大西路到中山路、细村市场，从花卉街、光明路到牛骨巷，一个充满着浓厚人情味的老城区。近年来尽管褪去了昔日繁华，但于今仍保留着传统的莞式商贸环境和人文氛围。这里，既有纵横交错的老街旧巷，又有东江河的依傍以及莞城运河的流淌；既有古文字学家容庚在旨亭街的故居，又有见证中国明代海外贸易史实的却金亭碑。

这里的一切无论新与旧，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于我以及我的小伙伴们都是一个满满全是回忆的地方。

七夕的遐想

每年的七月初七一般会是在暑假。牛郎织女一年一次相会的日子，也是我和小伙伴们聚头在外婆家玩耍过夜的重要节日。我的外婆祖籍万江大汾，精明干练又非常遵循传统，是一个典型的东莞水乡妇女。七月初六的晚上，她一边在准备半夜拜七姐的祭品、瓜果，一边要看着我们，还要安排晚上睡觉的地方和方式。

表弟是外婆唯一的男孙，在拜七姐的时刻就更显得另类。表弟吵闹着要跟我们七个表姐妹们一起睡，但我们都有点排斥他却碍于外婆最疼爱表弟，谁都不敢说出来。终于表弟被舅父接到楼下去睡，但千叮万嘱我们要在拜七姐的时候叫醒他。

外婆千哄万哄的，一众表姐妹们和当时尚未结婚的小阿姨终于都躺下了。外婆觉得很累，不一会就沉沉地睡着了。我们却怎么都不想睡，从开始小声地个

东莞竹枝词『中秋篇』

东莞竹枝词

邓蓉镜 | 清 | 中秋石龙赛会

赛神会好趁秋晴，放棹龙溪水几程。
最是嫦娥解人意，画船多处月偏明。

峡内竹枝词

罗嘉蓉 | 清 |

帆带榴花塔影移，中秋不断画船驰。
游人只说亭岗好，不省许公岩上诗。

邑人每于中秋往亭冈进香，路经许仙岩，
岩石上刻钟黄山诗，世罕知也。

八月

芸裳 | 清 |

同咏仙歌唱一篇，扫开尘径此中眠。
香烟焚满团围走，月下儿童降八仙。

龙溪竹枝

韩荣光 | 清 | 《黄花集》卷九

赛神福禄寿三坊，十里红楼斗艳妆。
节届中秋天气好，藕丝裙子白罗裳。

茶山竹枝词

刘文亮 | 《朴轩诗文集》

赛神共祝七仙娘，十里乡村斗艳妆。
节届中秋天气好，白罗衫子藕丝裳。



维新路上，一位阿伯为宝塔桶上油漆 | 摄影 | 阿塔

别窃窃私语，到后来索性放声说话。小阿姨沉不住气了，责怪着我们搅乱了她的睡眠。

吵吵闹闹的，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刻，后来大概是真的累了，渐渐地大家都睡着了。我感觉刚睡着不久，就模模糊糊地听见有人起床的声音，接着是会听到各种尽量克制声响但又不得不发声的搬放物品的声音，然后又闻到焚烧元宝蜡烛的味道。我在模糊的梦中臆想，此时牛郎织女终于在鹊桥相会了，外婆拜祭七姐的各种仪式也正在进行着。

正是既睡又醒的模糊时刻，我们一个个相继地被叫醒了。外婆说要趁着清晨，好好地拜祭七姐，然后用“七姐水”洗脸，祝愿个个长大后都漂漂亮亮的，能够嫁个好夫婿。那时还不懂情爱，突然有谁记得了没有去叫醒表弟，于是又有了一阵哄闹。好不容易表弟来到了神台上拜祭，我们都觉得好笑，男的来拜七姐是什

么意思？于是外婆解释说，男孩子是来拜祭牛郎的，祝愿能够找到有如织女般心灵手巧的伴侣。

我不知道“七姐水”是否真的让我们都漂亮了，但外婆在七夕神台上对我们的这一番祈祷，给我们带来了对于未来的无限期待和遐想。我到后来才渐渐明白，织女和牛郎的勤劳朴实、心地善良，是拥有坚贞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基石，也是外婆对于孙子孙女们的真挚盼望。

恐怖的鬼节

度过了愉快的七夕，转眼一个星期，马上就是“鬼节”。说起鬼节，不得不提的是我家老屋的所在街道——皮鞋巷。我不知道它为何叫皮鞋巷，从小没有见过有人在那里制作或者售卖皮鞋。我家小巷外的拱门上，依稀还能看到一个写着“六家村”的小木牌。奶奶告诉我，皮鞋巷以前就是叫做六家村。

不管是叫皮鞋巷还是六家村，除了已经改建的“第二市场”，就数巷子前半段售卖元宝蜡烛香的各家各户生意最为兴隆（我家在巷子中后段，不属于前半段）。皮鞋巷的前半段路面宽度不到两米，各家门店又很喜欢把那些纸扎的迷信用品摆放出来，就更显得路面狭窄。中山餐馆是前半段的皮鞋巷与中山路的连接点。从中山餐馆往皮鞋巷看去，黑压压的小巷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迷信用品，有纸扎大屋又有人形的纸扎丫鬟，让人仿佛身处香港的鬼片中，甚是恐怖。

我小时候从来不敢独自一人路过那里，

就算在中山餐馆吃完烧鹅濠粉也要绕道中山路回家。记忆中那里还发生过火灾，妈妈说那里路面窄，又都是纸扎品，最容易起火。我常想，如果一把火能把那里全烧掉就好了。

小时候的我胆子就是这么小，所以遇上“鬼节”就会显得尤其害怕。当天放学回家，一路上就会看到许多人家在家门口或者巷头巷尾处祭拜，在一些小角落里也会看到一个或半个苹果上插着几根香，还有满地的溪钱以及纸扎品焚烧后的黑黑残余。妈妈是新女性，不会上香拜神，却会叮嘱我路过时不要碰到那些物品，放学后就要马上回家，切不可到处乱跑。我谨遵着妈妈的教诲，所以走路都小心翼翼，平时的连蹦带跳都会收敛起来。

当天晚上，妈妈会早早地准备上一桌丰盛的晚餐。饭后不会与平素一样去振华路和运河商场闲逛了，洗个澡就得上床睡觉。我想象着外面乌漆墨黑的街道上，各位“大爷们”“鬼”声鼎沸地品尝着各式供品的情景。平常再繁华的街道，到了属于“鬼”的节日，人们都会毕恭毕敬地让出来。

好玩的中秋

“鬼节”之后，我就热切地盼望着中秋的到来。中秋前的每个晚上，于我和妹妹而言都是“迎月”的日子。我会用报纸折成各种大小的纸船，纸船上插上蜡烛，船头穿根长长的红胶绳。妹妹拉着红绳，纸船就奔跑起来了。家家户户的小孩都会这样玩起来，于是街上会出现点点烛火。

有时跑得太快了，蜡烛一下子就熄灭，又得回家去点火，或者要问小伙伴们借个火。有时正值火红的蜡烛跟不上纸船的速度而倒了，就会把纸船给烧掉。妹妹老是会责怪我没有给她的纸船放好蜡烛，我就把责任推到她跑得太快的原因上。

百思解决方法，我在折纸船的时候多折一道，纸船就多出了一个船篷，再在蜡烛底部多沾点蜡烛油，于是蜡烛既不会那么容易倾倒烧掉纸船，也不会一下子就熄灭掉。妹妹得意地把有篷的纸船拉到巷子外，邻巷的小伙伴们都向我们投来了欣羡的眼光。

最好玩的还不是拉纸船，是外公、外婆店铺里出售的琳琅满目的电子灯笼。外公外婆的店铺在人山人海的中山路上，他们是

90年代最早在莞城销售电子灯笼的商铺。只用两节5号电池，灯笼就会亮起来，既不用蜡烛也免去点火的麻烦和危险。电子灯笼有大红的福寿灯，又有孩子们喜欢的各种卡通人物，以及我最喜欢的六角官灯。

店铺的生意可红火了，周末或者遇上假期，小伙伴们都要前去帮忙。外婆觉得，小孩子来卖小孩子的东西，最适合不过。然而我们都做得很专业，从推销灯笼到装电池，再到写价单出货，给外公外婆帮了很多忙。

最让人兴奋的是，到了八月初一，外婆就该给我们“探冬秋”了。与其他外婆挑着大红宝塔给外孙“探冬秋”不同的是，我们的外婆只会给我们一个红包。于是，我们就会在店铺里尽情挑选自己最喜欢的灯笼。

八月十五的晚上，妈妈就会带着挑着灯笼的我们，去外婆家赏月。外婆会准备好多食物，月饼、糖水、炒拳螺、棱角等必不可少。大人们在吃东西聊天，小伙伴们则拉纸船、玩灯笼。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对灯笼和纸船都失去了兴趣，外婆也去世了，外公则会给我们准备烧烤的各种食物，让我们自己动手。

随着年岁的渐长，昔日对于节日的期待也逐渐消失了。七夕的时候，我们不拜七姐了；鬼节的时候，我们也只是一家人吃一顿饭就各自回家，也不怕在大街上碰到“鬼”；中秋的时候，也没有了外婆的红包和拉纸船满大街跑的兴致。

不过，我总是记得小伙伴们洗“七姐水”的情景，也没有忘记妈妈在鬼节时的叮嘱，印象更深刻的是，有时我会故意让妹妹的纸船被蜡烛烧掉。

有一回，我问妹妹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拉纸船的趣事。她于是问我还记不记得纸船的折法。我说我早就不记得了，但是她说她反而记得怎么折，尤其记得有蓬纸船的折法。可是，小时候都是我给她折的啊。

谨以此文献给在天国的外婆、外公，以及一同成长的妹妹、表弟、表姐妹们。■

二〇一五年白藏

东莞的中秋节

一文一容肇祖

通行广州各地的歌谣

八月十五日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
有人楼上吹箫管，有人地下耍风流。

一年里，除了最热闹不过的过年，真要数中秋了。东莞的中秋，不管和别地的中秋相同或不同，然而是我知道最清楚的。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今年，就是多年前的中秋，也许今年的中秋是不免这样？

中秋节的状况，自然中秋节快要到了，饼店里换了簇新的招牌，已开始卖月饼了；烟花店加倍的陈列了满屋子的烟花，也有一些店铺特别的买卖纸灯了，走马灯、鱼灯、瓜灯，还有争奇斗巧的各色纸灯，煞是好看。此外便是普通的小灯笼。另外又有些纸制印有八仙像的小麻骨椅子。又有宝塔，是载物的罌子，画上了一层红朱，又加上一层画的花果人物。这些铺子，在中秋节前的十多天，真要大肆活动了。

母亲的娘家是要买纸灯给外孙玩弄的。宝塔也是要外婆婆买的，此外自然断少不了月饼、柚子、柿子、花生等物。外婆婆送礼的人担盒来，小孩子也猜着有他的食物和他的玩弄的东西了。

竖旗杆及灯笼，当然是预先预备好的，旗杆到了晚上，阔绰一点，用灯结成了一个两个或三四个字，晚上更显出几分威风，不然最少也要拉上一两个灯笼子趁趁高兴。

容肇祖（1897—1994），字元胎，广东东莞人。著名古典哲学家、史学家和民俗学家，我国民俗学研究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主要著述《明代思想史》被学界誉为“里程碑式著作，断代哲学史的典范”。

中秋节的一日，小孩子们好不容易的望到了中秋，中秋到了，例是有一天假的。这天媳妇必定是要回男家过节的。这种例是什么时候起的呢？按《月令粹篇》引《帝京景物略》说道：八月十五日，女归宁，是日返其夫家，曰团圆节。

然而东莞县的例，凡一切的时节日，出嫁女不得在外家住，说是“住穷外家”，这是另一种的解释，变本加厉，现在广州城，亦有守着这例的。

中秋节日的食品，是禁烧熟的芋头和落花生（禁烧即用罌或缸中载芋头及落花生，外用谷糠在其周围烧之，至熟，食之别有风味）。果子则有柚子、柿子、香蕉、菱角。是日普通略为小康家的，也有一鸭。鸭用以祀神后，用汤煮好，就是这日的精肴。像月亮一样圆的月饼，又是重要的食品。普通用月饼送礼，也许自己的送了人家，而这时所食不是自己所买的了。小孩子最喜欢的，是无论如何，总有一枚整个的月饼，也有得到花饼，玻璃盒面盖着，煞是好看的。是晚晚上最好的是得了一个柚子，不过柚子是赏月的，要待月亮出才可以破开这柚子。这天月亮出得又较迟，好容易等得到月亮出来，性急的几乎要咒骂月官娘娘了！

中秋节日的玩耍，最好的玩耍是竖旗杆，将各色烟花拉上去烧，不然，也要烧一些爆竹了。孔明灯也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将元宝，浸上斤多或者几斤的油，将它烧着，使它升高到半空，远望像一粒星，真有趣极了。然而好看是好看，有时也会燃烧着人家的蓬厂，也是很危险的。地方官真要禁止时，也只好偷偷地放着了。

小孩子们提了他的燃着蜡烛或油灯的灯儿，他们会合在一块儿，唱着他们胡说而且半是敲竹杠性的歌儿，“添油添蜡烛，唔添手指曲”。那是多么的高兴及愉快。要说老一辈的调儿，“洒乐仔，洒乐儿，无昨糜”（见《东莞县志》解说“无昨糜”即“当快乐，无徒吃饭也”），也恐怕牵强，不是儿童质朴的自制歌谣了。这种提灯游行，名叫“游耍禄”。《东莞县志》说，“耍洒，同音通借之。今俗以纸为鱼虾花果之状，中可悬灯，中秋节相馈，曰送耍字，即耍乐之转音也”。按现在流传的耍禄歌有数种，在“清

望牛墩与七夕

—供稿—望牛墩党政办—整理—安听彦

岭南古风，乞巧传神韵。南粤莞邑水乡，有一方人杰地灵的宝地，中国七夕乞巧文化之乡——望牛墩镇。七夕乞巧节在望牛墩源远流长，传承久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传统习俗。据资料记载，早在五代时期，望牛墩就有过七夕节的习俗，被誉为是岭南著名的传统风俗。

望牛墩镇是广东省唯一一个以“牛”字命名的镇，并将“牛”作为全镇的象征和标志，与我国“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神话传说是一种“天缘”，镇名的起源与“牛”有着千线万缕的联系。

传说，在很久以前牛郎和织女在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鹊桥相会那天，皇母娘娘暗中派出两名天兵天将化身为一大一小两只老虎，围追堵截牛郎乘坐的神牛，阻止牛郎到天河上与织女相会。神牛临危不惧，在将牛郎及其一对儿女安全送到银河的鹊桥上后，力战两只老虎，搏斗中不幸负伤被迫四处奔跑躲闪，下到凡间。在途经一片水草茂盛的土墩时，神牛直奔而进并从此不见踪影，紧追不舍的一大一两只老虎无可奈何，只好日夜蹲守在土墩周边。后来，神牛栖息的土墩就演变成今天的望牛墩，一大一小两只老虎就是今天虎门镇的大小虎山。

2004年望牛墩镇委、镇政府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文化新城、文化名城建设的号召，立足本地得天独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把传统的“七姐节、摆贡案”活动进行升华提炼培育成民俗文化活动。望牛墩七夕乞巧文化是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项文化品牌，是岭南民俗风情的一朵亮丽奇葩，具有广泛和深厚群众基础。2007年望牛墩被省文联、省民协授予“广东省民间艺术乞巧之乡”称号，同年，“乞巧节”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0年被中国民协授予“中国乞巧文化之乡”称号，2011年望牛墩七夕贡案《仙凡缘》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2012年获第九届广东

闲耍禄”上附有的图，很可以明白耍禄是什么？现在将耍禄歌一首录下，以见一斑：

时逢八月，（耍耍禄仔）景中秋，家家庆赏乐悠悠。年少书生才未就，才将耍禄趁街游。有等读书才学广，文章做出占鳌头。得中状元衣锦转，佳人争看绿衣郎。父母家中心快乐，朋友纷纷，（耍耍禄儿）庆锦堂。

耍禄仔，月辉煌。月到中秋，（耍耍禄仔）分外光。银蟾吐影澄清照，金风飒飒透衣裳。姮娥月殿开金锁，才子云梯折桂香。树中又摘红心禄，批了禄皮取禄囊。等我将来鳌古迹，鳌出金龙配凤凰。鳌出八仙斗东海，又鳌唐皇游月宫，鳌出昭君和北去，董永河边七姐陪。鳌完即便轻挑起，书生担禄，（耍耍禄儿）出街坊。（儿童耍禄第一段）

我觉这些耍禄歌，在从前科举时代有很大的关系。至于旗杆竖灯，也有许多迷信在里头的。如灯杆倒了，是不吉利的征兆。故此耍禄歌中，状元富贵的句语不能免了。

中秋节日的神，重要的自然是月宫娘娘。在广州是月出后拜神的。而在东莞则日午后拜神的为多。烛台上的蜡烛，套上了小的红字的灯笼。绘有八仙的麻骨小椅子陈列在案前。宝塔中满贮菱角、芋头、花生之类，而上盖以柚子。生果则有香蕉、红柿、柚子之类。此外则整个的全鸭，四个作一盘的月饼，俱陈列作祭品了。午前祭神有祭祖先的，这是祭节。午后这一次祭，名为赏月。

中秋节日的迷信，在广州中秋夜有叫卖唱本的，这是用唱本的题目，用作将来吉凶的预兆。在东莞则燃香数枝，或打门数下，即出门外听路人第一个所说的话，以卜将来的吉凶，这名为撞口卦。在上元日也有举行撞口卦的。其次有降仙的，用催眠的歌，以为仙就可以依附于被催眠者的身体上。又有降蟾蜍的，同样用催眠的歌，以为这人跳起的时候，就是蟾蜍来了。

节后的一日，同样的举行赏月，名为追月。■

丨民国丨十七年，十月，五日

（原载《民俗》第三十二期）

莞邑七夕： 七花七果拜七姐

—文—
—水—
—心—

《耕读》自筹办以来，幸承杨宝霖先生鼎力支持，从商讨办刊理念到题写刊名，从提供有关资料到指导编务，从赐教相关问题到美言勉励，使我等深获裨益；更不弃微陋，以其农史专长，出其文史巨笔，连续惠赐佳作，令小刊大为增色，在此谨鞠躬感谢！

可以说，每一期《耕读》都凝聚了杨宝霖先生的心血和慧见，这本乙未年秋之卷也不例外，早前向杨老请教组稿方向，蒙老先生一言点醒：东莞历史上的七夕、中秋，颇有民俗特色，是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值得怀想的农村风情，正宜纳入这本农刊。——由此确定了本期的主题。

东莞七夕的其中一个独特风俗，是以花果拜祭七姐（七夕传说中的七仙女）。杨老津津乐道地向我们介绍，其夫人也兴致勃勃地回忆补充，从前莞人过七夕，要用七种花、七种果来祭贡，包括：

茉莉，素馨，蔷薇，月季，大红花（朱槿），急性子（凤仙花），指甲花（散沫花），狗牙花；柚子，苹婆，耕豆（音），龙眼，铁沙梨，李子，桃子，苹果，番石榴，杨桃。——以上花、果不止七种，杨老夫妇指出，拜祭风俗并没有指定具体哪七种花七种果，总之从这个范围选出即可。

按

广东传统过七夕十分热闹，为外人所瞩目。储冬爱著《鹊桥七夕——广东乞巧节》，首章就用了宋代福建籍著名诗人刘克庄的诗句做题目：“粤人重七夕”。当代浙江籍民俗学家杨荫深著《岁时令节》，引用《中华全国风俗志·广州岁时纪》关于当日“乞巧会”要“备办种种奇巧玩品”、举行诸多仪式的记载，然后说：“以一七夕而有如此繁礼缛节，可谓他处所未有。”而东莞又在广府独树一帜的繁复礼仪中再别出一格，就是七花七果拜七姐。■

省鲁迅文学艺术奖，2014年获东莞市首届文学艺术奖。

望牛墩的七夕乞巧文化主要表现形式是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举行盛大的“七夕贡案”制作和展演活动，通过“展艺”、“赛巧”的方式来表达群众心灵手巧、蕙质兰心，乞求得到美满姻缘，表达对坚贞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浪漫氛围。望牛墩的“巧女”们制作贡案常以田间农作物和废弃塑胶等为主要材料，别出心裁地以手工制作一些奇妙精致的巧物，用作贡品，相互乞巧。望牛墩人民制作的“七夕贡案”布景独具匠心，贵在精巧、贵在想象，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手工制作等传统民间艺术手法，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其主体一般分5个部分：一是茶酒斋饭，是传统祭祀的必需品，意请“七姐”下凡享用；二是表现当地当时贺节的风俗，如龙、凤、狮舞蹈。民国初已有手工工艺制作，随留声机音乐，不断上下摆动的龙、凤、狮舞，而今更运用声光电的配合，使之充满节日的气氛；三是用五谷：大米、红豆、绿豆、玉米、花生等制作“五谷丰登”，表示人间丰衣足食，还以手工制作七种花、七种果、七双绣花鞋、七张台椅、七套衣服，供给七姐，同享人间幸福；四是鹊桥相会：手工制作的牛郎和织女模型，在鹊桥相会，重现爱情的经典浪漫场景；五是拜祭香烛。今天人们制贡案更是不拘一格，纷纷在“巧”字上下工夫，以手工展示心灵之美：以开心果壳制腊梅，白米砌菊花，洋葱衣作莲花，以鸡蛋壳制灯，以冬瓜瓜仁镶龙柱，以染色灯心作风烛，蚬壳粉制芙蓉吐蝶花，红瓜子作樱桃花，以及手绣小花鞋等等，不断丰富七夕节的形式内涵，尽显民间艺术之美，让七夕乞巧祈愿得到更好升华。

为全力推进文化名镇的建设，望牛墩镇委、镇政府投资780多万元兴建七夕文化公园，并于2011年5月份动工，8月份建成免费向公众开放使用。七夕文化公园位于文阁桥旁，占地面积约4500多平方米。根据规划，七夕文化公园以七夕园为主体，以鹊桥相会、七夕节传统民俗活动为主线，公园内设置七夕园、贡案广场、星河池、许愿树广场、鹊桥、文笔塔等众多景点组成，集游览、观赏、文化、休闲、婚庆等功能为一体的休闲场所。■



七夕贡案 | 摄影 | 木易

七夕置备时令瓜果，是从后汉《四民月令》、晋《风土记》、梁《荆楚岁时记》等已有记载的古俗（“设酒脯时果……祈请于河鼓织女”，“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后来增加了鲜花，如五代《开元天宝遗事》，记唐玄宗年代“宫女辈陈瓜花酒饌”。广东当然也不例外，清末陈坤《岭南杂事诗钞·乞巧》诗云：“花果陈筵迓碧霄。”《广州岁时纪》载：“生花时果等罗列满席。”《鹊桥七夕——广东乞巧节》更多处记述广东各地用花果、包括各种质材制作的精美假花来作为七夕供奉，但是，就连这本专著也没有专门选七花七果以应七姐之数的记录，这一东莞习俗，似乎亦“可谓他处所未有”。

为此，本期特地组了一批稿子：茶侬写素馨（兼及茉莉），忆水舍人写蔷薇（兼及月季），居森写朱槿（兼及木槿），沈良耳写苹果（兼及苹果），以见七姐花果之一斑。另以笔者近年杂览见闻，在此补充几片零碎的花瓣。

七姐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茉莉素馨，是一对姐妹花；蔷薇月

季也如此，都是玫瑰的姐妹；凤仙花与散沫花更亲密到同披一件马甲（皆称指甲花）。

七姐花有四种载于我国第一部植物专著《南方草木状》：茉莉，素馨，朱槿，指甲花。因此，它们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岭南乡土植物，是最早由广东散布到各地的花木品种。

讨论这些花事，并非完全脱离农人本业的风花雪月。《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过一本地道的农书《农桑经》，记载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管理技术，就包括了很多花卉，七姐花中的茉莉、素馨、扶桑（大红花朱槿）、蔷薇、月季、凤仙均有载录。另外，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橚所撰《救荒本草》，是开先河的饥荒年代野菜志，有非常切实的民生意义，里面也以小桃红之名，收录了凤仙花（后并为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等农书转引）。

关于七姐花与七夕时节的对应关系。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广东为长春之国，虽涸阴互寒，花开不辍，月贵（粤语季、贵同音，古代岭南人称月季为月贵）其一也，佛桑（即扶桑，即朱槿大红花）亦然。”其实不只在岭南，月季本来就因月月有花、四季常开而得名。朱槿大红花在南方的花期也几乎全年，尤以夏秋之交红得特别鲜明夺目，笔者曾私下评选岭南四季特色花木，就将其作为秋季的代表植物之一。急性子凤仙花则是从夏至秋开花。——它们都可为七夕应景。至于茉莉、素馨、指甲花、狗牙花，盛花期在夏季，蔷薇更早，因开于暮春而向来被视为春花，黄庭坚名句“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就出自写蔷薇的词；不过如屈大均说的，“广东为长春之国”，“岭南花不可以时序限之”，因而蔷薇等开到七夕应也没有问题。笔者有一年秋冬在美国，就曾看过娇艳的蔷薇月季，在十一月还开得十分动人，带来喜悦抖擞。

有意思的是，蔷薇的一个变种，因一蓓七花而单独得了个名字叫七姐妹，这倒正好对应拜七姐。

凤仙花，杨宝霖先生径称为急性子，并谈了此名的来历：其细长的蒴果一经轻触就会爆裂并迅速旋卷，弹出里面的种子四射各处，这种独特的繁殖方式，被戏言是种子性急。事实上，凤仙花这一特性，急性子这一别称，是古今中外各地的共同认识：最早应在明初以中原植物为主的《救荒本草》，就已记凤仙花“俗名急性子”，后世

湖北人李时珍《本草纲目》、济南人王象晋《群芳谱》、杭州人陈淏子《花镜》等，都有类似记述。另外，其拉丁学名中的 *Impatiens* 原意，即为急躁、不能忍耐。（参见高明乾《植物古汉名图考》）

凤仙花花型犹如凤鸟，花色繁多，其中红花者，古代妇女常用来染指甲，故俗称指甲花。有一本《我们的七夕》，选收的薛理勇《七夕与祈子风俗》一文，就将农历七月用凤仙花染指甲作为七夕风尚来介绍：“七月是凤仙花盛开的季节，姑娘们采摘庭院篱笆边的凤仙花朵，将其捣烂后放入少许明矾，就成了指甲油。”

杨老特别提醒，凤仙花与另一种别名为散沫花的指甲花不同。查书发现，后者很早就 在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有详细记载了：“指甲花，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叶如嫩榆，与耶悉茗（素馨）、末利（茉莉）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波斯人）自大秦国（一般指古罗马，泛指西域）移植于南海（岭南），而此花极繁细，才如米半粒许。彼人（岭南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芬馥尔。一名散沫花。”

两种指甲花的异同：凤仙花是草本植物，原产地包括我国；散沫花是灌木，来自异域。凤仙花染指甲一般用的是花，流行于北方；散沫花用的则是叶（也是捣汁产生红色染料），流行于南方。远古时埃及人、波斯人就已用散沫花的叶来染红手甲（参见李惠林、杨竞生《南方草木状考补》），后传入岭南，屈大均《广东新语》引清代粤女歌云：“指甲叶，凤仙花，染成纤爪似红芽。”由歌词可想见从前粤女之得色：此叶彼花同享，有两种植物染剂来令纤纤指甲变成艳红嫩芽。《鹊桥七夕——广东乞巧节》记旧时广州西关小姐过七夕也说：“盛装的姑娘们不忘戴上一朵素馨花，染上红指甲，三三两两踏歌夜游。”

素馨，茶依《前生曾簪素馨花》一文引钱以垵《岭海见闻》记素馨制成的“花掠”、引屈大均《广东新语》记素馨时提到的“珠掠”，以为是同一物；杨宝霖先生指出其非，在信中谈了旧时粤莞之“掠”，是饶有趣味的名物史料，转录如下：

“掠”，粤人谓梳头之“梳”也。老朽儿时，莞之老姬不言“梳”，只言“掠”；以珍珠串成如梳，傍于髻旁，或插于前发，是为珠掠。

莞之妇女，解放前多以茉莉花串成梳形，插于髻旁或前发，谓之花掠。老朽之祖母、伯母、姑母，夏日多用花掠。解放前莞城有育花、售花专业户德馨园，于园前设一花店，每日均有花掠出售，老朽每日入学、放学均见之。今世之人，只称“梳”，不称“掠”矣。

最后谈谈狗牙花。与茉莉、素馨、指甲花以及栀子一样，它也是夏季的白色香花灌木，然而却身份微贱，在七姐花中古籍记载最少（笔者未能找到），大概是因其名不登大雅之堂，难为文士诗人吟咏。此名之由来，侯宽昭主编《广州植物志》载：“花冠裂片的边缘有皱纹，形如犬牙，故有狗牙花之称。”但其实，此花并不那么犬牙交错的，花型有点像栀子，网上见不少人就混淆了两者。它是一种优良的观赏花卉，陈红锋等主编《东莞植物志·东莞园林植物》对狗牙花的描述是：“绿叶青翠欲滴，花朵晶莹洁白且清香俊逸。”就可惜起坏了名字。

不过，有一回在市农科中心的山上园圃，看到狗牙花的说明牌子上标出其又名马蹄香，很是惊喜。因有句古诗：“踏花归去马蹄香”，意境颇美，笔者在去岁马年，就曾留意过名为马蹄香的两种植物，一是香草杜蘅（出自苏敬《唐本草注》），一是土沉香（即莞香）的根节部分（出自《南方草木状》）。另黄普华《植物名称研究专集》还列出其他几种也叫马蹄香的草药。它们都是叶子等部位形似马蹄，狗牙花看不出这方面特点，何以也获此称，未详出处，但知道它也有这样一个逗人遐想的别名，总算不负一种好花。

六月中去拜会杨宝霖老先生，他介绍拜七姐的花果时，忽然插了一句：“现在的狗牙花，不知道为什么不像以前香了。”言下似有今昔之感。告辞离开后，路过下坝村，见中午人少，就进去逛逛。那里成片古旧民居改造的文艺餐厅、时尚清吧，尚未迎来夜间的热闹，在烈日浓荫下、清幽老屋间走走，见青砖墙前有一丛狗牙花悄然开放，特意过去闻了一下，凑近了还是能嗅到“俊逸”的清香，很是可人；这种在喧嚣变幻中默默维系着的隐约芳华，似乎可以联想到些什么，乃至作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只是却没有细想了，微微一笑，继续向木窗闲静、竹影摇绿的小巷深处走去。■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七夕撰毕

前生曾簪素馨花

一文一茶依

炎炎夏日，茉莉吐芳，让我不禁又想起她的姐妹花素馨。恰好今年所购的冯沛祖《春满花城——广州迎春花市》、孙卫明《千年花事》，这两本“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官方背景的花书，都有关于素馨的专述，也促使我着手整理这个久悬于心的题材，谈谈这种岭南花史上清艳而神秘的奇花，让纸上素馨与身边茉莉，共同带来酷暑中的一缕清凉芳香。

华南第一部花木专著、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植物志《南方草木状》，由西晋嵇含在将出任广州刺史前收集资料写成，里面记载：“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彼（南越）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这是素馨和茉莉初次现身于文字，耶悉茗也是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的阿拉伯语或波斯语音译。

但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南方草木状》乃后人伪托，至少这段记述是后来添加的，不可能在先秦已引进这两种香花，唐段成式的笔记名著《酉阳杂俎》中“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一段，才是此花最早的记载。另外，对于陆贾《南越行纪》的真伪（汉高祖时，大夫陆贾确曾入粤，劝自立南越国的赵陀归汉），对于“西国”、“西域”究竟指哪里，也都意见不一，详见李惠林考释、杨竞生校证补释的那本洋洋大全的《南方草木状考补》所列各方理据。不过，我相信对嵇含此书“暂宜维持原撰人与撰期”的结论。

到五代十国，岭南出现了第二个独立王朝南汉，耶悉茗花（亦称野悉蜜、那悉茗）自此改名为素馨。这个芳名的来历，仅清人梁廷楠记载这个小王国历

史颇为完备的《南汉书》就收录了两种说法：一是后主刘鋹有位司花宫女，本名素馨，“以色进御，封美人。性喜簪那悉茗花，因名之素馨。”死后“后主痛之，使人多植那悉茗花于冢上”。二是刘氏一位“体质绝艳”的女儿，亦名素馨，死后“冢上忽生那悉茗花，因以女名名之。”此外还有些因之演绎的民间传说。

正因皇室的喜好带动，从南汉起，广州城郊开始出现成片种植的素馨，谓之“素馨田”。

到了明代后期，珠江南岸（当地俗称“河南”）的花田已颇成规模，达二百亩之广，“附郭烟村十万家，家家衣食素馨花。”（明刘昌期《羊城竹枝词》）相生的是珠江的花渡、城中的花市，所种所运所卖皆为素馨，风行于广州：它可作装饰品工艺品，如簪髻插鬓，串成花球、花环，制作花灯，装饰花艇等；可作香料，如制“龙涎香饼”、“心字香”、香片等；可作日用品，如护肤化妆、佐茶、合酒、醒酒、解暑等。种种活色生香的盛况，明清许多笔记著作多有记载，以清初屈大均的南粤百科全书《广东新语》之“素馨”一篇最为详尽，内容汇集前人之说（如引明学者杨慎谓：“粤中素馨灯，天下之至艳者也”），更录亲身见闻，包括采摘、运输、买卖、应用等等，绘画出一幅“满城如雪，触处皆香”的民俗风情画，如记：“花宜夜，乘夜乃开，上人头髻乃开，见月而益光艳，得人气而益馥，竟夕氤氲。”“或当宴会酒酣耳热之际，侍人出素馨球以献客，客闻寒香，而沉醉以醒，若冰雪之沃乎肝肠也。以挂复都帐中，虽盛夏能除炎热，枕簟为之生凉。谚曰：檳榔辟寒，素馨辟暑。”屈大均为之赋诗：“绕髻人人艳，穿灯处处光”，赞之为“粤中之清丽物也”。

岭南素馨之盛，在清代犹然。如稍后于屈大均的钮琇在文史笔记《觚剩》中也写到：“珠江南岸……以艺素馨为业……花时珠悬玉照，数里一白，是曰花田。”

后来就花散香消了。冯沛祖《春满花城》一书，如其副题，是对“广州迎春花市”古今情况的全面介绍，因为历史上的广州花市几乎专指素馨市场，故特别辟出专章来讨论素馨。作者爬梳源流后指出：清末开始西风东渐，素馨的那些功用被洋化的新装饰品、化妆品取代，遂逐渐败落，加上社会风尚变化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素馨花已是几乎绝市，曾与之相关

的民风民俗早已烟消云散，人们已把这种名花忘记”，花田也早成高楼林立的市区了。又总结说：“素馨在广州花卉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自汉代至清代中叶，广州的花卉种植业一直以素馨为主；自明代后期广州逐渐形成正式的花卉市场，直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市场里的销售品种，一直以素馨花及其加工品为主。古代有关素馨的词章特别多，如果当年要评广州府花，素馨大概当之无愧。但它后来在广州花卉市场上的消失却又是如此的彻底，大概自民国后，广州花市已难觅其踪影。这在广州花卉史上是一种颇奇特的现象。”

不但花市芳踪难觅，一般人家种植观赏的也不多。王美怡抒情地追怀清末民初岭南风华的《广州沉香笔记》，第一篇就是《素馨花笺》，由素馨的消失，带出“花事已随尘世改”的感叹。据介绍，作者的摄影家好友卓雅在为本书配照片时，打听到某处有一株正在开花的素馨，专门赶去拍了下来，留下珍贵的花影。装帧设计家袁银昌也以素馨花作为该书封面的设计元素，被评为当年“中国最美的书”之一。当然，那不会是仅存的一株，孙卫明的《千年花事》——此书以散文笔法演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间的广州花史，特别强调花草与典故史料的交汇——也配了另一处几棵未开花的素馨照片。但总之，素馨在广州已零星散落，让位于茉莉专美了。素馨与茉莉从一开始出现就是并行竞艳，清人檀萃的粤、黔见闻杂记《楚庭稗珠录》，对两者都分别写到珠江南岸的花田之盛（“茉莉为盛”），可见当时已有杂栽。只不过那时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云：“素馨贵而茉莉贱”。到近代素馨退场，则只剩下当初低一个档次的茉莉仍广为人知。

以上是“岭南素馨史”的概要。

忽尔消失，是素馨的一大悬案；而素馨的另一神秘之处，则是其真容。

历史上关于素馨的诗词歌赋虽多，但少有精确记述其形态容颜的，除了前引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之外，我只找到两条有价值的明人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在茉莉之后附录：“素馨亦自西域移来，谓之耶悉茗花，即《酉阳杂俎》

所载野悉蜜花也。枝干袅娜，叶似茉莉而小。其花细瘦四瓣，有黄、白二色。采花压油泽头，甚香滑也。”其后王象晋的《群芳谱》素馨条曰：“一名那悉茗花，一名野悉蜜花，来自西域。枝干袅娜，似茉莉而小，叶纤而绿，花四瓣，细瘦，有黄白二色。须屏架扶起，不然不克自竖，雨中妖态亦自媚人。”（按：王象晋广采前人著作，又能出以己见，且时有隽语，像这比注重科学严谨的《本草纲目》多出来的最后一句，就让这本《群芳谱》平添了一分妩媚风致、文人情意，我大前年六月得之，读来只觉那些带着雨珠的点点娇白如在眼前，片语即可消暑也。）

至于当代的植物书，因为素馨的式微，很多华南地区植物专著都只收茉莉而不录素馨了。不过，同出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吴德邻主编《广东植物志》（第五卷）、侯宽昭主编《广州植物志》，和两本香花专著：钟荣辉等主编的《香花图鉴》、朱亮峰等编著的《芳香植物》，以及陈俊愉等主编的《中国花经》，乃至民国初年杜亚泉等编著的《植物学大辞典》等等，仍收入了素馨。各家描述略有出入，概括起来的共同点是：原产于云南等西南地区，多年生常绿攀缘灌木，羽状复叶对生，夏秋间开白色深裂五瓣的香花。（可见段成式说“其花五出”是对的，李时珍和王象晋说“细瘦四瓣”则误。）

关于素馨与姐妹花茉莉的区别，孙卫明的《千年花事》引用一位广州老“花王”的意见：素馨花朵含苞如针状，故有素馨针之称，而茉莉花则朵朵如圆珠。素馨花枝条柔长而垂坠，须屏架扶起；而茉莉花则亭亭玉立，刚劲秀茂。（但事实上，茉莉也有藤蔓缠绕、软枝匍匐之态的。）

而饶孜才的《香港方物古今》则总结出另一显著区别：虽然都是叶对生，但茉莉为单叶，素馨则为复叶。（这只是就一般而言，也有些素馨是单叶的。）

至于另还有对比素馨与茉莉的花朵一大一小、香味一浓一清，说法不一，而且所谓大小浓淡并无确定标准，就难以作实了。

此外，还有些横生枝节：一般记载是素馨又名素方花，即嵇含说的耶悉茗，但陈俊愉等主编的十分全面的《中国花经》，朱亮峰等编著的专业性较强的《芳香植物》，都分别收入了“素馨花，别名大花茉莉”和“素方花，别名耶悉茗”。另外，大

前年六月茉莉花时节所购的雷一东主编《茉莉花的栽培与利用》，除简要而系统地介绍茉莉之外，还涉及相关植物种类，书中也列出了素方花与大花茉莉（大花素馨）两个品种。三本书都配有图片并作了描述，不过互相有点出入，总之，素馨花（大花茉莉）与素方花形态相近，而大花茉莉却不是茉莉，与茉莉花、素方花都是木犀科素馨属中的不同品种或变种。

如此说来，事情似乎大致是清楚的。然而且慢，这些书上的西南素馨，正给我造成了一大困惑，迷惘于素馨的“真相”——真正的相貌。

因为，除了前引的辨别方法，其实书上的素馨花图像与茉莉花的形状差别还是很大的，而我身居莞城，却向来只知道一种与茉莉颇为接近、难于分辨的素馨，为此多次向花档摊主与花农请教过，前几年还写过一篇小文《茉莉，还是素馨》，对这两种同科同属、色香相类、历史上相提并论的姐妹花作了一点比较。同样，晚年寓居香港的叶灵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的《花木虫鱼丛谈》中，也因二者“很相似”而专门谈过辨别问题。（我们的经历也说明素馨并没有完全“绝市”，虽然一般人确已不大认识而只知茉莉。）也就是说，现实身边另有一种素馨，与书上的西南素馨并非同一种植物。

我个人的“素馨认识史”遂一波三折：一直因本地人的口口相传而认为其有，只是与茉莉缠夹混淆；后来怀疑其无，猜测历史上的素馨已经失传；读到植物学专著中记载的那种西南素馨，则又似乎有，可它在岭南非常罕见，且二者对不上号，难辨真身，究竟有者为何？无者又为何？最后是感到，现代植物学中的素馨也好素方也好，未必就是岭南古代记载的素馨即耶悉茗。

为什么这样说呢？向来并称的花卉，一般多是花型相似的，比如牡丹与芍药。然而从段成式李时珍王象晋等北方人记载的、到现在植物书中的素馨或素方，虽然与茉莉都是白色的香花，但花型或称高脚碟状、或称漏斗状，花瓣开裂，与一般茉莉的团抱如珠状大不相同。况且，这种形状的素馨花，似也难以像自古相传的那样可“以彩丝穿花心”串成花球花链。

现代植物学中的西南素馨，其名称来源，两本古代云南史

地专著都作了介绍：明谢肇淛《滇略》载：“南诏段素兴好之故名”。清檀萃《滇海虞衡志》说：“滇人矜之，以为出于大理国主段素兴，因名所爱之花曰素兴花，一曰素馨花。”

看来，素馨无论在广东还是云南，都有着小王国的宫廷背景、贵族气息。（事实上素馨在宋代成为北上的香花之一，被大规模引种，也是因为受到皇室的喜爱。）但是，前后相隔数十年的南汉后主刘鋹与大理国主段素兴，他们说的素馨可能是同一种植物，也可能不是，檀萃他们在讲述来历时可没提到耶悉茗这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源头。

如果古代典籍中的岭南素馨不是现代植物学中的西南素馨，那它又是什么呢？查张应麟的《南国花韵——岭南花卉的栽培与赏析》，作者是长期在华南工作的植物学家，以其数十年研究和实践撰成这本普及性图册，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该书正文虽也收入了现代植物学中的素馨即素方花，然而他在《前言》中提出：古代岭南文史典籍中的素馨即耶悉茗，“可能是指茉莉”。虽只寥寥片言，却是令人骇异的创新观点，等于把素馨一笔勾销。初时我很不满这一意见，认为虚妄。但后来慢慢觉得也许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说得不够详细而已。

去年春日，我曾就素馨问题向广东农史、文史专家杨宝霖先生请教。杨老先生认为：茉莉分为三大类，宝珠茉莉，重瓣茉莉，单瓣茉莉；人们将后两者均称为素馨。这真是一言解惑：现在花档花农俗称的素馨，之所以与茉莉很难区别，累我和叶灵凤都专门细究，答案就在这里呢。而这称茉莉为素馨，既可能是今人所为，却也可能是古已有之：耶悉茗就是某种茉莉，这才能解释与茉莉因相似而历来并称、以及串作花球等疑问。

孤证无凭，偏又前缘未尽，去年七月、素馨茉莉飘香的夏日，购得明人慎懋官的杂著《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喜获一条旁证：素馨“或曰即茉莉。双瓣者即茉莉，单瓣者素馨”。虽然与杨老在“双瓣”“单瓣”上略有出入，却指出了素馨“即茉莉”。

综合张、杨、慎诸说，我倾向于认为真相是：古代岭南典籍中的素馨（耶悉茗）本来就是茉莉的一种，它们在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地区退出花市和日常生活后，以云南为代表、因大理国主段素兴而得名的另一种素馨（素方花）则占据了现代植

物学中的素馨之位，属于“冒名顶替”。（至于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野悉蜜”，在他生活的年代，大理的前身南诏已经立国，而李时珍王象晋等人更在明朝，不排除他们说的是西南素馨而非岭南素馨。）但古代岭南素馨并未真正失传，虽然作为产业和行业已经消失，民间却悄然而顽强地流传下来，仍有栽种。——又或者，所谓消失，也仅是因同属茉莉，乃为茉莉之大名所掩而已。

当然另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今人胡起望等的《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整理宋范成大的广西史地专著《桂海虞衡志》，作了很有分量的注释，我撰本文时重读他们为原书素馨、茉莉条目所作注，就发现其记述十分独到而重要：“茉莉与素馨同类，原为同一名称，传入中国后，专称尖瓣细瘦者为耶悉茗。汉以后，又称素馨即大花茉莉，而圆瓣者则谓之茉莉即小花茉莉。”按此说法，素馨和茉莉原本确是混同，后来专以大花茉莉名之。这也是前引《中国花经》、《芳香植物》、《茉莉花的栽培与利用》的意见，但胡起望等人能更可喜地说明了来历源流。——这一种可能性就是，古代岭南典籍中的素馨不一定是茉莉，却也不是西南的素方花（素兴花）。

这方面更让我兴奋的证据是清吴其濬的名著《植物名实图考》，将素馨与素兴花分列，于前者引录历来岭南著述对此耶悉茗的记载，于后者则云：“素兴花，生云南。蔓生，藤叶俱如金银花，花亦相类；初生细柄如丝，长苞深紫，袅袅满架；渐开五瓣圆长白花，淡黄细蕊一缕外吐，香浓近浊。亦有四季开者。《滇略》云：南诏段素兴好之故名。《志》谓即素馨，殊与粤产不类。蒙化厅有红素兴，又有鸡爪花，相类而香逊。檀萃《滇海虞衡志》以为即与茉莉为俦，同出番禺之素馨，未免刻画无盐，唐突西施。”

他明确地把素兴花，即现代植物学一般指认的素方花从素馨（耶悉茗）中排除出去，骂得真痛快。按吴氏“宦迹半天下”，包括于云南期间多有贡献；他将饱览前人资料与亲身观察、采种、调查、求问相结合，“出其生平所耳治目验者，以印证古今，辩其形色，别其性味”，配上精审的插图，著成具备现代科学性质的《植物名实图考》，是值得信赖的。而他画的素馨，

也正是大花茉莉。

另一支撑该说的是前述那本《广州沉香笔记》所存素馨花影，从朦胧的照片和封面抽象美化的图案看，那应该就是大花茉莉，而非素方花。

如果按照此说，则当今广东仍在流传的素馨，乃是在真正的素馨（大花茉莉）退场之后，因那些古艳清芬深入人心，人们出于依恋怀念，遂将一部分茉莉称为素馨。这也属冒名顶替，却是民间出于延续一种传统的拳拳心意。

概而言之，古代岭南典籍中的素馨，现代植物学中的素馨，当今广东民间仍然流传的素馨，这三者并不是同一回事。我猜测古代岭南典籍中的素馨（耶悉茗）就是当今广东民间仍然流传的素馨（即某种茉莉）。当然也可能是现代植物学中的素馨，但必须将素馨（大花茉莉）与素方花（素兴花）这两种不同的植物区别开来，不能像很多植物书那样把笼统混为一谈。《中国花经》、《芳香植物》、《茉莉花的栽培与利用》的区分就是对的，但它们也有混淆，把耶悉茗归于素方花，而吴其濬的见解则最为精当。

——说到底，我对这种“粤中之清丽物”的探究，到最后依然莫衷一是。就像《南汉书》所记的素馨得名有两个版本、有两位素馨女子，可见由一开始，故事就已经花开两朵面目含糊，演化到后来，素馨与素方、素馨与茉莉更成了两对让人迷惑的“双生花”。我只能姑妄言之，虽则看似无聊，却可在纸上花间，寻觅一点仅仅属于寻觅的乐趣。

而在寻觅中，竟能邂逅与自己沾上关系的故闻，就更是意外惊喜了。话说在向杨宝霖先生请教素馨疑问时，他推荐了一本稀僻的古书《岭海见闻》，说有一则与本邑相关的素馨史料，仅见于该书，我便在旧书网上买来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刻本复印本。作者钱以垵在清代诗坛和政坛小有名气，曾游宦广东八年，在包括东莞等地当过知县，此书即其杂录南粤见闻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很低，但却保存了本邑的一些草木虫鱼等史地资料。其中关于素馨，谓在东莞长得“尤盛”，“脉沥洲多种此为业，串作花球、花掠，卖于兴隆桥，百十成群，竟成花市矣”。

读来真是高兴啊。原来除了广州，本邑古时也有素馨之业；

白墙黑瓦红蔷薇

一文一忆水舍人

很多年前，听陆公子谈他勾留苏州的消遣，让我印象深刻：“找一个幽静的园子，闲坐读半天书。”直到这个初夏五月，我第四次到苏州，才终可追步这种悠然雅兴。

那天上午去留园，觅一幽僻角落，小廊花窗下，竹树绿影中，读周瘦鹃的苏州山水风物散文集《紫兰忆语》。长廊上、水槛外不时透来清风，吹得身边阳光中的疏枝乱叶依依拂我，佯脸攀肩入书卷，如佳人相伴挽留——周瘦鹃有词曰：“苏州好，留客有留园。”

下午在网师园，殿春簃旁，读的是周瘦鹃有份参与的一本旧书小册《苏州景物诗辑》，也甚为相宜。其一，簃这种楼阁边小屋，古代多用作书斋之名，网师园的前身，又是南宋一位侍郎的“万卷堂”，在此读书正好体会古人情味。其二，是“殿春”二字与这春末夏初时节的相应。

这名字的具体来历，周瘦鹃在《苏州园林甲江南》中有解说：“旧时，前庭满种芍药，为了芍药开在春末，此屋因以‘殿春簃’为名。现在虽已改种了蔷薇和月季，而花期正和芍药相同，所以‘殿春’两字还是适用的。”

这倒使我想起入园前的一景。网师园深藏于大片民居中，要兜转几圈才能进去。这样的格局就教我喜欢了，既有“大隐于市”的清逸，又有不离俗世的家常。漫步于那些普通人家门前，雪白的粉墙、乌黑的黛瓦连绵蜿蜒，已是一份闲雅。而深巷里，有一户闭门寂寂，却见一大丛嫣红的蔷薇逾墙而出，在午后阳光下开得分外艳寂，更觉夺目爽神。——红花绿叶，白墙黑瓦，色彩对比鲜明而又清雅，活泼而又朴实，简直就像一幅苏州的写照。

是的，苏州虽有古代吴国征战称霸的辉煌历史，虽有现代制造业享誉四方的鼎盛新貌，但始终，还是“温柔富贵乡”这一形容最为贴切其内涵。与其

更重要的是，那素馨花市兴隆桥，就在我儿时旧居附近，小学时每天都要过桥上学，也在桥下河中游泳，这样一个留下童年纯净回忆的地方，历史上竟曾满载我喜爱的岭南名花之香。后来，那条河因污染被封闭，那道桥被拆除，但填出来的街道，现在成了老城里的花街，竟又恰与古迹相合。

钱以垲所记两种素馨制品，花球，前已引屈大均《广东新语》关于此物醒酒解暑之妙用；花掠，则当属屈大均所说的：“儿女子以彩思贯之，素馨与茉莉相间，以绕云髻，是曰花梳；以珠围髻，则曰珠掠”。

《广东新语》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茉莉宜于女子，素馨宜于丈夫。”可见当年头插素馨以绕云髻的，还包括、甚至更主要是岭南的男子。这一点，明代南粤名姬张二乔《素馨田》一诗可证：“簪郎素馨劝郎酒”。

然则，如果真有前生，我是否也曾在那兴隆桥上走过，顺手在花市上买过一两朵素馨，簪于耳边？那就像儿时少年，是属于夏天的隐约迷糊的记忆。

花香自前生飘来。读昔年夏日所购宋人陈景沂全面汇集植物文献资料的巨著《全芳备祖》，于素馨引录的吟咏中有刘叔安《念奴娇》：“秀入精神，凉生肌骨，销尽人间暑。”于茉莉则引许梅屋诗云：“荔枝乡里玲珑雪，来助长安一夏凉。情味于人最浓处，梦魂犹觉鬓边香。”——盛暑中撰此花篇，情味亦略如这两首诗词，最终，是掩卷犹觉鬓边香了。■

附记：撰写本文时，又在旧书网上搜得钱以垲《岭海见闻》的另一版本。原来，广东高等教育社曾出版过该书的点校本（与清人张庆长所撰海南岛黎族史料笔记《黎岐纪闻》的校注本合刊，收入“岭南丛书”），即时欣喜购之。点校者程明在前言中介绍《岭海见闻》的内容，指出其史料价值时，也举了那则素馨记载为例。文成之时获此，真是恰到好处了。

他几个江南大邑相比，苏州，更像一丛蔷薇。——因之逗引我注目起这种时令花卉。

还是从后半生在故乡苏州买宅建园，莳花弄草，成为盆景专家的周瘦鹃说起吧。他与儿子周铮合著过一本《园艺杂谈》，是四季园艺作业的心得。我对于植物和植物图书都偏向观赏的一面，对实用技术不感兴趣，可这本小书却让我喜爱，因为它的操作性指引时见文学化的情致，作者的深情、文字的风雅，远非如今枯燥的同类书籍可比。我大前年暮春得之，就特别留意到其中“暮春流行的花卉”一节，写蔷薇此时不宜整天放在室内，说：“养花和养人的原理也是一样，使它多晒日光，自然叶更青绿”；即使作为案头清供，“晚上也得放在露天，让它饱受甘露，明日清晨，一股清香真可沁人脾哩。待花开完后，就放在庭园里……小心的服侍它一年，等待它来春重放。”——这样的叙述，就是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上佳小品了。（顺便说说，我近年倾心于“植物书话”写作，这个概念，就是读记此书时触发自己确定的。）

当然，周瘦鹃更耐读的还是那种文史性质的花木小品，这方面他写过一篇蔷薇专文，题目也突出了“殿春”性质：《蔷薇开殿春风》。这用的是清人叶申芑的曲子：“蔷薇开殿春风，满架花光浓艳”。我觉得除了“殿春”外，“满架”二字也不可忽略，前者是蔷薇的时间特征，后者是蔷薇的空间特征。蔷薇蔓生，攀墙搭架，灿烂壮观，犹如锦绣屏风，古时园艺就有一种“蔷薇架”，可灵活移动，构成整堵花墙或一面花屏，以佐园林布局或家居添景。

该文引用了两个有意思的典故。一曰蔷薇又名买笑花。据说汉武帝与妃子丽娟赏蔷薇，武帝说：“此花绝胜佳人笑也。”丽娟开玩笑说：“笑可以买吗？”武帝说可以，丽娟便取出黄金百斤作买笑钱，让武帝尽一日之欢。二曰英国诗人彭斯的名作《一朵红红的蔷薇》，把恋人比喻为夏日蔷薇，清末诗僧苏曼殊用文言古诗体译成中文，题目变成了《颯颯赤墙靡》。

按“墙靡”应为“藩靡”，是蔷薇的古名。李时珍《本草纲目》云：“此草蔓柔靡，依墙援而生，故名藩靡。”这名字引来了洁尘的奇想，她在《泪意蔷薇开在对岸》中说：“这个‘靡’

字甚好，甚传神。我一向认为，靡丽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后来她将此文收入其《半如童话，半如陷阱》一书时，题目就直接改为《四月靡丽》。

洁尘还写到，满墙满架密密匝匝蔷薇盛开带给人的震撼：寂静中，“我恍惚觉得那些色彩会发出叫声来。”又有这样的好见解：蔷薇花叶大红大绿，“大俗大雅，又端庄又热烈，又俏丽又雅致，像我所认定的最好的生活。……我从来喜欢艳，然后探究艳后面的寂。”

周文提到的两个典故，都将蔷薇与女子联系起来，这正是因为蔷薇枝条柔靡如纤体依附，又色泽浓艳似红颜含笑（虽然最早野蔷薇是黄色的，历史上也一度以黄蔷薇为上品，但更常见的还是红蔷薇），且熏香四溢，馥郁可人（古代著名的香水便是蔷薇露，即来自西域的花露水），种种都是美人妙处。友人便说：“蔷薇就像妍美的小妾或情人。”古往今来的蔷薇描写，也往往侧重这些方面，作类似联想。如唐韩偓《寒食日沙县雨中看蔷薇》：“通体全无力，酡颜不自持。”民国诗人爱写“蔷薇色的脸颊”（或嘴唇）。当代张抗抗写蔷薇灿烂时节，如闺阁女子倾城而出，个个手里旋转着一顶滴水的粉红纸伞。将此题材上溯得最久远的，要数唐人吴融的《蔷薇》：“万卉春风度，繁花夏景长。馆娃人尽醉，西子始新妆。”把蔷薇形容为战国时代的西施。整首诗没有正面提到蔷薇，却尽得风流。

读到吴融诗的那天，我正好到苏州城外的灵岩山，那是吴王夫差为西施筑馆娃宫之地。风流人散，旧迹早已不存，但山还是他们的山，呼吸一下名君美人曾呼吸过的空气、林风与夕阳，再读读此诗，怀想此处曾经的繁花与新妆。

蔷薇确实历史悠久，距今五千年以上的新石器时代就被先民用作器皿上的花纹。前不久暮春时节购得俞为洁的《中国史前植物考古——史前人文植物散论》，书中引用并论证了一个观点：陕西华山、华县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上，有大量蔷薇科和菊科花卉图案（学者指认前一种是玫瑰花，但考虑到玫瑰比蔷薇后出，且古代陶瓷器有很多类似图案，文物界都以“蔷薇纹”统称，所以我认为还是以说蔷薇好），学者据此提出，中原地区史前可能存在一支以花为图腾的强盛族群“华族”（古代华、花相通），

华山等名字由此而来，更构成了华夏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原来中华民族可以这样理解，然则身为华夏子孙，不爱花就说不过去了。

不过蔷薇见于文字似乎我们要比西方晚。陈俊愉等编《中国花经》给出的源头是：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荷马时代已有蔷薇的记载，而我国是在南朝梁武帝时代（5世纪上半叶）宫廷中盛栽蔷薇。因此，在这之前的西施蔷薇、汉武帝蔷薇只能算是合理想象。《辞源》载蔷薇一语始见于诗文，是比南朝稍早的东晋名士陶渊明《问来使》一诗。但该诗是否确为陶潜作品历来有争议，况且他不是写蔷薇花，只是提到一句“蔷薇叶已抽”。蔷薇花诗歌集中出现，还是在偏安江南的南朝。五月所得郑承祥选编的《古今百花千诗录》，内收蔷薇18首、另附蔷薇著名品种十姊妹5首，月季8首，玫瑰5首，其中蔷薇最早吟咏来自南朝，后两者则最早是唐、宋，这大致能反映出常被混淆的三种名花在中国古代的地位与辈分。当中有一首南朝梁刘缓的《看美人摘蔷薇》，云：“钗边烂漫插，无处不相宜。”可见从一开始，蔷薇就是与美人相连的。

女性化的蔷薇，又开在春光消逝、百花残绝之时，自然容易惹人惆怅。唐李绅《新楼诗二十首·城上蔷薇》：“蔷薇繁艳满城阴，烂漫开红次第深……风月寂寥思往事，暮春空赋白头吟。”宋蔡伸《浣溪沙》：“紫燕双双掠水飞，廉纤小雨未成泥，篱边开尽野蔷薇。会少离多终有恨，暂来还去益堪悲。后期重约采莲时。”皆以花寄怀，都写得好。明代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有两篇《蔷薇》、一篇《十姊妹》，说“蔷薇花最古，美而艳。”这是精到的概括；说十姊妹乃“花之小品，而貌特媚。嫣红古白，袅袅欲笑”，让人想起汉武帝的“此花绝胜佳人笑也。”另一篇《蔷薇》，全录如下：“三日前将入郡，架上有蔷薇数枝，嫣然欲笑，心甚怜之。比归，则萎红寂寞，向雨随风尽矣。胜地名园，满幕如锦，故不如空庭袅娜；若儿女娇痴婉娈，未免有自我之情也。”这是简约隽永、淡远幽微的晚明小品的代表作了，“未免有自我之情”，尤佳。

然而蔷薇殿春之后是迎夏，这又是它的好处了，不少人便看重它连春接夏的特点，写出暑热中的一番明快清凉。最美的是唐

高骈的《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白居易则别开生面，《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瓮头竹叶经春熟，阶底蔷薇入夏开……试将诗句相招去，倘有风情或可来。”——夏天到了，蔷薇花开了，春酒酿好了，老刘老张老崔各位可有意思花间相聚，一起喝一杯？看到我这首诗就请过来吧……这样的邀约，真让人心动神往，可以想见当时雅叙的欢快明悦。

倘没有白居易这般解风情的朋友也不要紧，那就独自游荡吧，炎炎苦夏，却喜还可随处邂逅蔷薇。这方面要介绍一本旧版小书，祁振声、吴或合著的《观赏中国名花》。它属于一套“旅行知识丛书”，主题却是花木，作者将这两种见闻结合起来，再加上文史、科学知识，写成独特的旅行赏花记，恰好暗合我近年“行旅花木”的写作趣味，正是我这些“植物游记”的用意。其中《绕篱犹自有蔷薇》一篇有两段很是可喜：

“夏日来临，花事阑珊。假如你在这时旅行，一定会为不能欣赏到春花而惋惜。不过，在这五、六月间，你还可以在神州大地，寻到那‘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人头’（杜牧句）的蔷薇，为你的旅行频添情趣。”

“你要是五、六月间到江南水乡，便常常可以见到宅旁路边，蔷薇花影幢幢，展满篱架，像田野落霞，垣上绕云，婉丽动人。”

——这约略可代我记述此番初夏江南行的一种情味了。

观赏蔷薇之余，还时见月季相傍盛开。这两种姐妹花向来并称，如前引周瘦鹃介绍的二花共同“殿春”；又如自苏州回来后，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权威工具书、克里斯托弗·布里克尔主编的《世界园林植物与花卉百科全书》，所收8000多种花木，一般是按类别叙述，唯独破例以花名出现的，是将“月季、蔷薇类”单独作为一章专门介绍，收入合共约140种缤纷彩照，可见英国人对它们作为园艺主要品种的重视，也可见两者常常密不可分。

月季也属于蔷薇科，大约一千多年前就是由蔷薇演化改良而来的，逐渐形成异于蔷薇的独立面目；清代之后，又经历了“古代月季”传入欧洲杂交混血然后“出口转内销”的“现代月季”。

幽情自矜红艳槿

一文一居森

题按：那年夏天与木槿有缘，接连探花，还读到《礼记·月令》的古人语：“仲夏木槿荣”，很喜欢这简朴的五个字，活画出一幅夏日好花的图景。遂翻查资料，写成一篇《长夏木槿荣，朱黄各幽情》，向那些开了整个夏天的木槿家族致意，所记包括木槿、朱槿、黄槿，今交付《耕读》，限于主题和篇幅，舍弃黄槿部分，只保留前两者，另取新题。

木槿朝暮花

木槿是历史悠久而分布甚广的绿篱观赏植物、庭园常见花树，花大，色艳，惹人喜爱。它最令人瞩目的，是花期只有一天，晨放夕坠，瞬间开落，故此远古称为“舜”，后世得别名“朝开暮落花”。《诗经》的“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便是以木槿比喻红颜的名句。

有一年夏天，网友深圳一石寄来其新书《美人如诗，草木如织——〈诗经〉中的植物》，封面画据说就是当时得令的木槿。书中讲到那首《郑风·有女同车》，说：有幸与舜华之女同车、与木槿女子同行，是值得默默祈祷的一件快乐的事。这恰可对应“自序”谈到该书写作旅程时引用的一句话：“与美人同行，则正好可以拥有美人。”

再前些年也是木槿花开之夏，另一位网友冯向阳寄赠所著的《毛诗药衍》，在《有女同车》之“舜”一则中，介绍木槿的药用价值外，还列举了三位古人咏此花之诗文，说明三种看花法：刘庭琦感慨“莫恃朝荣好，君看暮落时”，是悲观；李渔惊觉“睹木槿则能知戒”，是惜时；王维悠闲地“山中习静观朝槿”，是超脱。

这却引发我别样的感触。其时天才的阿根廷足球队，又一次在大赛中大热倒灶半途折戟，他们坚持的华美优雅的艺术足球，如同让人赏心悦目的怒剑名花，但总是花一开开就谢了，输给功利现实。

关于其演变源流，舒迎澜的《古代花卉》有较权威、全面的论证。

来自“中国月季花之乡”的友人说，感觉月季比玫瑰家常，有如邻家女孩之于贵族夫人。这比喻是对的，不过月季有比贵妇更尊崇的外号：“花中皇后”。这个美称来自外国，而在中国，它也确曾得到皇帝非同一般的垂注。何小颜《花之语》引述了邓椿《画继》中一个故事：在月季初度盛栽的北宋，宋徽宗曾诏令御用画师在一座新宫殿的屏壁上作画，众多高手名家各逞才能，却都没能让本身就是书画大师的皇帝看得上眼，惟独走到一幅“拱眼斜枝月季花”前，宋徽宗才驻足欣赏起来，当听说画家是一个刚进宫廷画院的少年，即令给予奖励，恩宠有加。旁人问这新手的作品究竟好在哪里呢？宋徽宗说：“月季花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原来月季花每一部分在不同季节、乃至一天中不同时间都有不同的状貌，那少年看得细致，画得精确，却也要那位皇帝同样深爱此花，观察入微，懂花又懂画，才算没有白费心血。

我手头有一本卢淮南等编著的旧书《月季花》，是应用技术的小册子，本不属于我喜欢的类型。只因那年初冬，自家阳台上一棵高挑的月季开得硕大灿烂，在清好风日中如迎如依，恰于孔夫子网上见到这册开本阔大、封面素雅一如月季花般的《月季花》在拍卖，便买下来作个纪念。

有时候，书籍和文字比世间万物更值得依凭，因为花会谢（我那盆月季早已不在了），书籍与文字还在，可让我们以之长久念想，回味曾经的色香姿容。

但有时候，书籍和文字，乃至种种人力之所为，又是单薄、脆弱的，《月季花》怎么都不如曾经的月季花，那种短促的鲜活迷人。看这样一本书（虽然它附有大量美妙品种的图片），比不上看那样一朵花。

能有好花在身旁的时候，好好去欣赏吧，所以我不必写苏州等旅途更多的屐痕，而只谈谈蔷薇等沿路花影，看花，比看其他（包括比看我这篇文字）更值得。毕竟我们没有宋徽宗的烦恼：既要看花，又要看住江山——结果最后还是没能看住。■

然而痴心的球迷仍然维护他们那种不切实际的梦幻之美，用花朵的比喻来向阿根廷致意，一是说：如果不是那样的傻气，花怎么会开。二是引用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诗句：花开给自己看 / 却让许多眼睛 / 找到了风景。——是啊，执着于理想主义犹如对美人的追求，都是快意美事，即使短暂得只有一段与佳人同行的车程、一场花开花落的朝暮，也该深存感激，不必久据，甚至不求实现，只秉持自己的傻气，哪怕仅仅开给自己看。

不过，这些感慨感触，都只看到木槿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木槿每朵花的寿命虽短，但总的花期甚长，每天都有新花长出，所谓“槿花不见夕，一日一回新”（唐崔道融《槿花》）。它在众卉零落的夏日开得最茂盛，人们一般视为仲夏之花，乃至像《礼记》那样作为时令的标志，但其实它可从夏初开到秋末，所谓“秋至花繁锦幢垂”（宋华镇《槿篱》）。

几位有心的宋人，都特地写出它这另一方面的长处。杨万里为它的“短命”平反：“花中却是渠长命，换旧添新底用催。”（《道旁槿篱》）洪咨夔进而指世间的人情反不如木槿：“一秋朵朵红相续，比着人情大段长。”（《槿花》）虞俦则赞美它的生命力旺盛：“朝暮相催君莫问，一边零落一边开。”（《槿花》）

这种无视零落边谢边开的顽强，朝鲜半岛的人民体会更深。吴静如编著《邮票上的林业史》收有韩国的木槿花邮票，介绍说：韩国人特别欣赏木槿花，因它漫长的花期而称之为“无穷花”，视其象征坚毅不屈的民族精神，选为国花。

最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朱伟一篇《花绕槿篱秋》，则很好地概括了木槿带来的感动：“感人是这样一种夕死朝荣之花，竟能任朝昏荣落，前赴后继，花开一直延续到风露凄凄的晚秋。”

关于木槿的古诗，除了写它花期短长外，我还特别喜欢唐人张祜的几句。这位“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赞语）的张公子，早年纵情声色、流连诗酒而又任侠尚义、落拓不羁，性情狷介，无缘闻达，晚岁乃罗致木石，种树吟诗以度余年。他在《庚子岁寓扬州赠崔荆四十韵》中写到：“僻性从他谕，幽情且自矜。砌开红艳槿，庭架绿阴藤。”这种红槿绿荫间傲世自在的性情，

我十分欣赏。

我也曾种过一棵木槿，那蓝紫的花儿从夏到秋，总带来愉悦的心情。只是自己不能像张祜那样放纵自适，惟有在美丽花朵与庸常人生的交织中，感受那份朝暮间生生灭灭又朝朝暮暮生生不息的幽情吧。

扶桑大红花

宗璞写过一篇《好一朵木槿花》，说木槿花有三种颜色，“以紫色最好。那红色极不正，好像颜料没有调好……”

同属锦葵科、木槿的姐妹朱槿，则是极正极纯朴的红色了（朱槿也有多种颜色，但以红色最普遍），因此有个别名叫“大红花”。这名字很俗气，因它粗生易长，南方人身边常见，就取了这么个邻家孩子般随随便便的叫唤——却也显得亲切。

其实朱槿还有一个很雅的名字：“扶桑”。扶桑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生于日出之处旸谷的一种神木巨树，见《山海经》、《楚辞》等。作为灌木、不算高大的朱槿何以得此名？李时珍《本草纲目》给出的解释说：朱槿“花光艳照日，其叶似桑，因以比之”。由此还得了近音名“佛桑”。而早在宋代，姜特立的《佛桑花》就写到：“东方闻有扶桑木，南土今开朱槿花。想得生根自旸谷，至今犹带日精华。”今人段石羽等著《汉字与植物命名》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指出另一对应：“扶桑朝开暮落，正如同太阳一样，每日朝升暮落。”

就算比之远古《山海经》的扶桑有附会的成分，朱槿的历史也足够悠久，早在我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植物志、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已有记载：“朱槿花，茎叶皆如桑，叶光而厚，树高止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仲冬方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若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朝开暮落。……”嵇含对此花特别钟情，另还写过《朝生暮落树赋序》。

《南方草木状》这一节写得如此详细而优美，以致屡被后人袭引。如唐末刘恂所著《岭表录异》，多记岭南的草木虫鱼

等物产，里面朱槿花一则就几乎全文照搬嵇含。不过，他最后加了两句自己的观察记录：“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若微此花，红妆无以资其色。”按此书鲁迅曾校勘增补，最末一句沿用一些古代版本作“红梅无以资其色”，明显不通，商璧等校补的《岭表录异校补》作“红妆”是对的。这本《校补》的《序论》赞刘恂“笔下含情”，我看在这两句记载中便得以体现：贫女红妆，有同样贫贱的野地红花相助——朱槿，是如宋蔡襄《耕园驿佛桑花》所说，“名园不肯争颜色，灼灼天红野水滨”的——都是火红蓬勃的乡野情调。

到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很奇怪地把佛桑和朱槿区别开来，将两者视为总和分的关系，分两篇记述。这且不去管他，但《佛桑》一篇所附其诗很可赏：“佛桑亦是扶桑花，朵朵烧云如海霞。日向蛮娘髻边出，人人插得一枝斜。”因传说中的扶桑树在日出之处，乡间女子头戴扶桑花，便等于太阳从她们的髻鬟边升起了。——颇风趣，也有气魄，情景如画。

从南粤到台湾。潘富俊著《福尔摩沙植物记》广搜文史资料来写各个时期的台湾植物，又从植物来侧面反映台湾的经济史、环境史乃至人文史，这本“草木纪年史”的封面图案主体，就是一朵鲜丽典雅的朱槿花。正文中谈到，村妇喜欢采这种大红花来作装饰，并引赖和一首记游诗，犹如一幅热带风俗图：“竹刺编篱蔬菜圃，槟榔做栅野人家。多少游春村妇女，一头插满大红花。”按赖和是上世纪前半叶日治时期的重要作家、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由此可见，从唐代到清代再到现代，朱槿，千年间都是南方乡村妇人的“红妆资色”。

雷寅威等编选《中国历代百花诗选》，对朱槿的简介有“热烈而又温柔”一语，这也让我想到南方女子。而朱槿花型的一个特别之处，是“有蕊一条，长于花叶”，长长的雄蕊探出鲜红的花冠之外，曼妙摇曳，仿佛热情的逗引，亦是南方风情。

如此夺目丽色，使朱槿成为岭南风物的代表之一，历来入粤文人多有注目。如唐代李绅的《朱槿花》，赞“槿艳繁花满枝红”，且四季皆芳菲。苏轼《正月二十六日，偶与数客野步嘉佑僧舍东南野人家……》则写到：“焰焰烧空红佛桑”。——

前者的四季，后者的正月（比《南方草木状》的记载更早），显示朱槿花期比木槿更长，在热带亚热带几乎全年开花不绝，不过，始终是在夏季开得最灿烂。长夏炎炎，路边道旁的大红花盛放，鲜明夺目，照亮苦夏，是南方人司空见惯的眼福，也就不会像东坡那样惊讶赞叹了。

朱槿风之花

然而，这么家常普通的大红花，我却想不到，除了在中国古籍里时见绽放外，居然还开到了西方文明源头的神话中，以前真小看它的来头了。

这发现源于李毅民等著《邮票图说花卉奇观》，书中收有多个国家发行的朱槿邮票，最特别的是一套希腊在1958年发行的世界保护自然大会邮票，以当地主要花卉为主题，四枚中三枚都是单独的花卉图案，惟独朱槿一枚加画了人物，介绍说表现的是阿多尼斯和阿佛罗狄特的故事。

阿佛罗狄特乃维纳斯女神的前身，是从大海浪花中出生的女海神，更是爱和美的女神。阿多尼斯则是因为一段孽恋而从树中生出的美少年。据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郑振铎《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等书所记：主导人世爱恋的阿佛罗狄特，自己深深爱上了阿多尼斯，阿多尼斯因不听阿佛罗狄特的劝告去狩猎凶猛的野猪，反被野猪杀死，阿佛罗狄特悲痛不已，使了法力，将阿多尼斯流出的血变为一种花，让它年年的开放来寄托自己长存的追怀哀悼。这朵血泊中生出的娇美红花，见风而开，但再来一阵风就把它吹落了，因此名为风之花。——这位美少年，“由植物所生，当然也就逃不了变成植物的命运”（《花的神话》），从树归于花。

美国汉密尔顿《神话——希腊、罗马及北欧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称这是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死后化为鲜花的人物故事里最著名的一个，并说那种血红的风花是银莲花。苏联库恩《古希腊的传说和神话》也指是银莲花，还说阿佛罗狄特在去寻找阿多尼斯尸体时双脚被扎伤，流下的血滴长出了玫瑰花。

美国布尔芬奇的《希腊罗马神话》则指这花开花落由风作

开眼启唇说相思

一文一沈良耳

七夕佳期，又是岭南佳果苹婆（频婆、蘋婆）张开凤眼、轻启朱唇的时节了。

前年8月的七夕兼立秋，我在香港买到饶玖才的《香港方物古今》。此书特别注重香港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或缩减的传统事物，因而可视为叶灵凤开拓之作《香港方物志》在城市化新时期的后续新篇；杂记风物共50多种，以植物为主，尤以《七夕说蘋婆》一篇最为应景，开头即云：

“每年到了农历七月乞巧节前后，街市摊档便有一种红色的荚果，内藏二至四粒像龙眼核的果仁售卖，煮熟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主妇则喜用来炆鸡或猪肉，代替秋冬才上市的栗子，这种果仁，就是蘋婆。它是珠江三角洲颇常见的栽培果木。”又介绍粤人旧俗，未嫁少女在七夕用蘋婆等果品供奉七仙女（七姐）以祈赐良缘，因此它又名“七姐果”。

除此之外，苹婆还有其他名号。近音的如蘋婆、频婆（实际上这才是本名，详见下述）。而早在叶灵凤《花木虫鱼丛谈》中就指出，正因其音还近于“贫婆”，东莞人认为不吉利，遂改称为“富贵子”。更流行的通称则是“凤眼果”，此说最早见于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盖其鲜红修长的果荚成熟时迸绽裂开，露出里面的紫黑色种子，形状有如凤凰张口。

最有意思的，是苹婆在历史上曾一度被苹果及其兄弟夺去过名字。这一有趣的公案，我在《香港方物古今》和《花木虫鱼丛谈》中发现蛛丝马迹后，曾爬梳了一堆古籍今著，在纷繁的头绪中进行侦破；后来因朋友推荐而读到张帆的长文《频婆果考——中国苹果栽培史之一斑》，才知道他已通过征引繁浩文献，考察出名称的演变，探得了更全面的真相，可谓不谋而合的同路探索，而又补我所未知，这种发现的过程是颇愉快的。这里略去繁琐考证和大量举证，列出张文要点如下。

“频婆”源出梵语，印度有频婆树，果实鲜红色，

主的短命之花是秋牡丹。日本秦宽博《花的神话》更具体点出是秋牡丹中的福寿草，并详细介绍了这种后来象征“基督之血滴”、代表死亡和悲伤回忆的春花。

吴应祥《植物与希腊神话》却说是侧金盏，并提供了该类植物的科学资料。

陈训明编著的《外国名花风俗传说》说法又不同：阿多尼斯是因花心轻浮，爱着阿佛罗狄特的同时脚踩两条船，受到另一位贞洁女神的惩罚，才被野猪咬死的。他临死前祈祷愿将鲜血变成花儿，花神动了恻隐之心使其达成愿望，那殷红的花是金盏花，又叫轻浮花。

陶洁等选译《希腊罗马神话一百篇》，另指风之花为白头翁。水建馥所译《古希腊抒情诗选》收入的彼翁《哀阿多尼斯》，是关于这个题材最早的诗篇（后来莎士比亚、雪莱等很多诗人也写过），其中说：“（阿多尼斯的）鲜血生出玫瑰花，（阿佛罗狄特的）热泪生出白头翁”。译注云，白头翁就是花絮随风飞散四处飘零的风之花。——变得与阿多尼斯无关了。

这故事还有另一些版本，再举一个与花有关的。在法国马里奥·默尼耶《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阿多尼斯是植物之母阿佛罗狄特的儿子，他出事后阿佛罗狄特匆忙赶去，踩到玫瑰花被刺伤了脚流出鲜血，本来玫瑰是白色的，从此因为染上女神的血而变为红色；当阿佛罗狄特赶到儿子尸体前，伤心落泪，掉到地上的泪珠变成了银莲花。该书还记载了后来希腊妇女每年悼念阿多尼斯的盛大感人的仪式。

现在，从《邮票图说花卉奇观》得到线索，这著名的风之花（直到当代还有同名的英文流行歌曲），在上述诸花之外还有朱槿一说。朱槿的鲜红，以及朝开暮落，符合神话中生于血泊、花期匆促的描述。虽然朱槿原产亚洲南部，似非希腊远古就有，但我去年盛夏游走希腊，也确曾见路边的大红花灼灼耀目。这平时熟悉的扶桑，原来除了与中国神话有关，还是希腊神话中的风之花（至少设计那套邮票的希腊人这样认定），乃更觉可喜。——从此看到它，就别有一番情味了。■

意译为“相思树”，自唐代起屡见于佛经。如《翻译名义集》：“频婆，此云相思果，色丹且润。”《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唇口丹洁，如频婆果。”《方广大庄严经》：“唇色赤好，如频婆果。”等等。该词传入中土后，至少从宋代起就用来命名岭南那种后来以近音得名苹婆、以形状得名凤眼果的亚热带坚果（及该植物本身）。此果稀见于中原，北宋时曾用为贡品，但始终不怎么为岭南以外所知晓。

另一边厢，继西汉时苹果的一个品种柰之后，元朝中后期，另一个更新更优良的苹果品种也从西域（新疆）传入内地广泛栽培。时人不知“频婆”已用于岭南，遂因“色丹且润”而用来称呼这种苹果，亦写作平波、平坡、苹婆等。包括王世贞等名人，《广群芳谱》等名著，都将这种北方苹果与佛经中的热带频婆望文生义地联系起来。明后期，大概最早是王象晋的《群芳谱》，由苹婆果演化出简称苹果，但仍与前面的几个名字混用。虽然也有像雍正《广东通志》指出岭南苹婆果“与北方苹婆果绝不相类”等，但无法扭转大部分学者文人的误解。直至晚清，西洋苹果传入中国，原来的西域品种（学界统称为绵苹果）逐渐萎缩退场，其频婆、苹婆等旧名随之消失，新品种只沿用了苹果之名，就是我们今天吃的苹果。至此，苹果和频婆两个概念才在主流著述中被截然区分，清末民初徐珂辑《清稗类钞》，已能对两者分别列条目记载。

在这过程中，柰和林檎这两种与苹果种属相近、一度与苹果混称的水果，也曾被误指为频婆（苹婆），时间甚至可能先于岭南频婆的命名，在唐朝已经出现，后更经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等权威著述传扬广远。全祖望《鮚埼亭集》对“柰一名苹婆”之说提出质疑，却也只是将柰与苹果区分，仍认为“佛书所谓苹婆果，肖如来之唇”者，是北方的苹果。甚至粤人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介绍岭南频婆时，具体特征性状都对了，却也糊涂地称“苹婆果，一名林檎”。

张帆的结论是：苹果（及其兄弟）与佛经中的频婆果原非一物，其名称的混同，属于中印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从张帆这篇洋洋雄文中获益甚多，廓清源流，解惑释疑，让我十分高兴。不过，他主要论述中国古代苹果，关于岭南频婆只是附带一并述及；加上他似乎不是南方人，对岭南频婆没有直观

认识，所以我在这里还可以再补充一点资料。

饶玖才在《香港方物古今》中准确地指出，岭南苹婆“在中国生长的记载，首见于宋代的《岭外代答》，该书‘百子’条说：‘频婆果，极鲜红可爱。佛书所谓唇色赤好如频婆果是也。’”购得饶著后不久，我便买来杨武泉校注的《岭外代答校注》。

《岭外代答》是南宋周去非的著作，他曾在桂林等地任官，在抄袭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基础上“益以耳目所见闻”，写成这部较详细全面的广西及岭南地方史料，仅植物就记载了约百种。其中，频婆是《桂海虞衡志》所无而本书新增者之一。然而，杨武泉的注释却否定了《植物名实图考》关于此频婆即凤眼果的意见，而去引用《广东新语》、《广群芳谱》、《本草纲目》等，以讹传讹指为红林檎（苹果的一种）。

那么我为什么支持吴其濬、饶玖才的看法，认为这里说的就是岭南苹婆凤眼果而非苹果呢？除了周去非所记的宋代广西是否已有林檎这一点存疑之外，更关键是“唇色赤好”之喻。苹婆后来得名凤眼果，是因其荚裂露果、有如眼睛；但如果忽略里面的黑色果实，则那张开的猩红果荚，又极像两片饱满鲜艳的朱唇，正好对应佛经的频婆，故所谓“唇色赤好”只应用来形容岭南苹婆。

查《佛教的植物》一书所介绍的频婆，从其描述和插图看，应该不是凤眼果，则在印度原称的频婆是另一种红色果实的植物。但该名称通过佛经传入中国后，人们发现状如红唇的岭南苹婆更为贴切，遂取名为频婆。至于苹果（及其兄弟）也称频婆，那只是取“色丹且润”的形象，与“唇色赤好”、“唇口丹洁”等并不沾边。我们现在还会夸孩子“脸蛋像个红苹果”，苹果之红润对应的是脸，所以要比喻苹果该说的是“颊色赤好”而非“唇色赤好”。当然，张帆文章注释中也提到元代关汉卿杂剧《关张双赴西蜀梦》曾用“绛云也似丹脸（一作丹颊）若频婆”来形容“面如重枣”的关羽，但那只是特例，他也指出：“佛经、变文提到频婆果，基本上都是比喻口唇。”

苹果鱼目混珠以脸代唇，长期侵占频婆一名，造成大量古籍的混乱记载，是植物名实演变史上异物同名、同物异名的有趣现象。余波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包括在一些专著中：如高明乾主编的《植物古汉名图考》，将蘋婆、蘋婆果均释为苹果，依据的就

是《本草纲目》、《广群芳谱》、《学圃余疏》等误记，而无视《岭外代答》、《植物名实图考》等文献（后者可是连插图都十分精确地绘为凤眼果的）。又如谭宏姣的《古汉语植物命名研究》，述及相关问题时，也仍将苹婆与苹果混淆。不过，学界已形成共识：作为正式确立的学名，苹果和苹婆分别是指蔷薇科落叶乔木果树和梧桐科常绿乔木果树（凤眼果）。谈古代的频婆、苹婆等，可能是凤眼果也可能是苹果，具体要结合其性状描述来区别；但在今天，苹婆、频婆就是凤眼果。经过近千年的混淆——按叶静渊《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落叶果树（上编）》一书的苹果部分《导言》谓，“‘频婆’一名最早是作为柰的一个种或品种的名称出现在《洛阳花木记》中的。”查《洛阳花木记》乃宋代周师厚约1082年所著，比周去非《岭外代答》撰期要早百余年——凤眼果终于在这场漫长的名称争夺战中取得了胜利。

现在回到《岭外代答》，为什么杨武泉的注释会否定周去非所记频婆是凤眼果呢？极可能是因为同在“百子”条中，在频婆之前已首先记载了一种“罗晃子”，“亦曰罗望子”，根据文中的特征，杨判断后者乃凤眼果。（按：周去非记此果“煨食甘美，类熟栗”，后一类比说法应是他首次提出，此后不断被历代各种文献采用，直到现在的《辞海》也说苹婆即凤眼果“种子和肉类同煮，味如栗子”。）可能杨认为前面既已有凤眼果的记载，不可能隔了许多篇幅再在后面独立一条来谈同一种植物，这才把频婆理解为不相干的红林檎。我则估计，因为罗晃子罗望子一条是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书中抄辑而来的（但加上了“类熟栗”等字眼），后来，周去非想起此物与佛经中“唇色赤好”的频婆果的关系，于是再补一笔自己的意见，也就首度在文献记载中给此物定名为频婆。虽然因此导致同一物的记载分布两处，但《岭外代答》对于岭南频婆的名称和味道，是有记述之首功的。

然而杨武泉的注释却一分为三：他说罗晃子是豆科的荚果植物酸豆（酸角），罗望子是凤眼果，频婆是红林檎。频婆因乃独立条目造成误解还说得过去，罗晃子罗望子明明同一条，他却要把原文割裂开，依据是周去非所本的《桂海虞衡志》即二者分列，从而断言：“二果之名称久混”，“实物确然为二”，一些相关的生物学著作就此都出现失误云云。可是，胡起望等人的《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却将原文罗晃子、罗望子两条合二为一，

认为二者实为一果，证据偏就是周去非《岭外代答》的两者合记，只不过他们将此物释为酸豆。

这真是一笔糊涂账了。《桂海虞衡志》和《岭外代答》都曾长期佚失，后人辑录整理中自会有不同看法，遂出现了这么一个互相证实也互相证伪的怪圈。我在一番查证对比后认为杨武泉错了，《岭外代答》的周去非原文和《桂海虞衡志》的胡起望等人校注是对的，应该二物为一。至于《桂海虞衡志》将罗晃子、罗望子分为两条，有可能是范成大的误记，或后世抄录、刻印的误失；《岭外代答》合为一条，则也许是周去非对范成大的矫正，或因同时代、有交往的便利而保存了范成大的正确原文。

这一悬案，直到后来购得《梁家勉农史文集》，里面有《“罗望子”名实考》一文，以有力的史料，明晰的推断，终于解我之迷惑、证我之猜测：罗望子、罗晃子与苹婆，三名就是同一物，即凤眼果；而频婆指的就是凤眼果而非苹果。另外对于《岭外代答》中罗晃子罗望子与频婆各自成条的原因，作为我国农史学科开拓者的梁家勉先生认为，可能是周去非还不知道罗晃子就是频婆在我国的原名、土名，直到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才首次将频婆这名称与形态特征合在一起描述。这一收获使我欢然，频婆名实问题的旁支，至此也圆满解决。

关于名实之争，还有两则趣闻：其实苹婆也有一个同科属的小兄弟，学名就叫假苹婆，形状和苹婆相似，都是优良的行道树和食用植物，不过果实没有苹婆那么饱满、美味和美观，花亦不如。苹婆初夏开的花很别致，犹如精雕细镂的淡红小皇冠。另外，张帆文中提出，因为佛经所谓频婆是红色的相思果，那么见于唐诗的“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这种红豆树相思树或者与之也有一定关系。

岭南苹婆虽可能不是印度原本的频婆，却也应是从南亚传入。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谓：“旧传三藏法师在西域携至”。而《广东新语》在记苹婆果等“诸山果”时引此说并增补谓：“相传三藏法师从西域携至，与诃梨勒（按即诃子）、菩提杂植虞翻苑中。”但在记“诃子”时又提出另一说：三国东吴虞翻被贬谪广州，所居的南越王赵陀故宫（即“虞翻苑”，后为光孝寺），当时已“多种苹婆、诃子树”。而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一种出于林邑（越南南部）的“海梧子”，李惠林与吴德邻都“有保留地”

若有机会，在台北的街头漫步，在台南的小巷游走，静静地消磨整天的时光。

二〇一五年五月上旬，有幸去了一回台湾，领略了台湾城市的风貌，感受到台湾人的友善温和，对台湾的农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短的七天时间，当然无法窥见台湾农业发展的全貌，行程中看到的农村、农场，见到的农作物、农产品，交流中了解的农人、农事，探寻其中，能感受到台湾农业的精致，以及隐藏着的对品质与文创的坚持。

视觉：台湾农业的发展

台湾土地总面积近 3.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2300 余万，现有耕地面积 1290 万亩，农业人口 400 多万，2014 年台湾 GDP 为 5170.19 亿美元（约 32055.18 亿人民币），农业占 GDP 的比重为 2%。台湾主要农产品有稻米、生猪、家禽、香蕉、凤梨、柑桔、芒果等，除自给自足外，常年有余可供外销。

理念，精致休闲农业

上世纪 90 年代初台湾已提出了发展“精致农业”的理念，突出地区特色，形成区域品牌，利用有限的资源总量走出了一条技术含量高、农产品附加值大的现代农业之路。台湾注重保护生态，近年来又提出发展“休闲农业”的理念，引导农业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在台湾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真正按照市场化原则谋划农业发展，政府发挥的作用主要在对农会组织的管理、农田基本建设、农产品安全监管等方面。行程中参访的新竹南埔生态区、彰化县东势林场等农村改造和休闲农业项目，所到之处青山绿水，农村、农场与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从简单的农业生产拓展为集种植、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乡村和园区，农业逐步由第一产业拓展为第一、三融合的产业，已逐步为社会广泛认知和认同。

认为是苹婆（见李惠林等《南方草木状考补》）。该条云：“有子如大栗，肥甘可食。”如果这真是苹婆的话，则在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之前，人们很早已把其果与栗子联系起来。

——这一小小的果子，牵引出诸多诉讼，也让我再度陷入浩瀚文献中探究纠缠，想来苹婆偶眸凤眼窥见，也当咧开美妙红唇，偷笑我这无聊书生吧。我也暗暗对之一笑，盖此等的无益之举，亦快心事也。

只是，有些事情又无法那么轻松地一笑置之，比如，由一条频婆注释牵引出来的故事。

今年初，陪同扬之水先生小游莞邑、观赏天南草木时，她对苹婆树也很有兴趣。听了我的介绍后，不久来函转告了在许地山所译《二十夜问》中读到的频婆注释。阅之大喜，觉得许地山确是大手笔，言简意赅，基本上道清了关键点，遂即上孔网搜购这本旧书。

《二十夜问》是印度古代神话故事，讲一位国王倾情于龙王公主，在求爱过程中彼此设问作答。其中有人献上一个用雪白象牙做的小杯，边口有一圈血红纹理，说是一个有着“频婆唇”的绝色美女每日所用，因而染成。许地山于此便注出了这种佛书中的相思果是用来形容美人红唇，以及其名实、状貌、应用、中土的流传等，很是可喜。

扬之水还说，读到这本书的结尾，才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印度。故事结尾是这样的：国王与公主终于得以相爱，欢欣地祈求天长地久无穷尽、超越时间的永恒之爱。天神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把这对相拥的爱人烧成灰烬，让他们通过苦行，在来生再相遇时才成为夫妇。

搜寻苹婆，竟带出它的原籍这个令人震动的故事：只能以舍弃今生的相拥、寄望来世的偶遇，去诠释永恒。在中国，苹婆则又恰巧有七夕牛郎织女的背景，那是另一种极端方式了：遥遥分隔，暗地苦恋。看来，它真不枉“相思果”的名号啊。而我们，又能否由这样的果子、那样的故事，明白什么是爱呢？■

态度，精心对待友善耕作

新竹南埔生态区，总面积约为 519 公顷，农地面积占地约为 80 公顷，主要农产为水稻、果树及茶叶，南埔区大力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以其天然秀丽的景观资源，加上村民精心的规划与建设，让南埔成为一个保有自然田野风光、丰富自然生态的休闲乡村，将农业生产、生态、生活紧密结合，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休闲农业的品位，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体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式。

南埔社区于 2011 年成为台湾第一个通过农村再生计划的社区，原为典型的客家散居聚落，现已转型成为生态农村暨友善耕作农特产品推广展示中心，转型过程中实行了以下几种计划：一是发展特色农产加工品并成立农特产品展售中心，并开放认养稻米支持友善耕作（不施农业、化学肥料）理念与环境保护；二是建立爱农卡会员制度，并提供送菜服务；三是搭配环境教育课程与生态旅游及农事体验活动让参与者能更贴近大地，认同友善耕作理念进而愿意支持社区农产品。四是严格把关南埔农特产品之独创性及优良品质，并持续推动地方产业活化。南埔社区是将农业生产、农家生活、农村文化、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等特色资源，精心设计规划，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以自己的特色，形成了竞争优势，同时将农事体验融入了友善环境的生活态度。

台湾强调休闲农业要精耕细作，将对休闲观光农业的打造同农村整治、传统农业结合起来，使农业、农地最大程度发挥附加值。台湾人均耕地面积少，但由于土地为农民私有，每户农民都对自己的土地精心规划、倾心投入、悉心经营，精耕细作的管理理念十分明确。

品质，是农产品也是农业作品

台湾农业是小规模的精细化农业，非常注重农业科技的投入、优良品种的开发与实践应用。

彰化县农会的田中碾米厂原为工业粮和军粮加工厂，为服务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友收益，农会增设新式设备和创新生产技术，直接收购湿谷或与农民合作，创立自有品牌，生产出优良品质的“彰农米”。

南埔社区致力推广不施农药、化学肥料的友善耕作方式，推行友善耕作后，农作物产量下降了 30% 多，但售价增加了 3 倍，农民的收入增加。同时结合当地特色，发展出独具风味的南埔农业加工品，在制作加工过程不添加任何人工添加物，享受美味之余，也能吃得健康。

苗栗康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餐厨垃圾通过生化处理设备，结合先进的处理技术，产生生物饲料和有机肥料，可助动物消化，促进植物生长，实现变废为宝的经济循环，增加社会经济效益。有机肥料适于花卉、蔬菜、水果等作物种植，改善酸性土壤，减少化学肥料及农药的使用，增加作物的产能同时提高食材的单价。厨余经过处理作为畜牧业饲料的原料，可以节约粮食，达成生态化经济循环，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得到改善。

台湾农会负责对农民进行新产品、新技能及品牌意识的培训。通过培训，台湾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高，质量意识较强，大多能自觉主动地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和规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推进品种改良，注重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实践应用，严格农药农肥，加强农药的检测监控，推广有机肥料的运用，农业科技与环保结合，这些均细致地反映了台湾农产品注重品质的特色。

文创，穿上农业的灵魂

台湾注重文化遗产和保护，新竹县文史馆展示了客家先民在台湾的奋斗史。台湾农业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乡土等元素不断融合，形成了农业为主体，体现农业多功能性特有的农业产业文化。

台中东势林场原来主要产木材，收入很低。上世纪 80 年代林场以科学手法推广“休养林”，是台湾第一个以农业形态经营的游乐林场。过去单一生产木材的东势林场，变成了台湾中部高度开发的森林休闲游乐区，取得了良好的生态与经济效益。林场引进了近百种四季花卉大面积种植，无论春夏秋冬，不同的鲜花都会在不同的季节争相怒放，各展风姿。林场内种植的杉树、油桐、枫树、樟树等，井然有序，各蕴其趣。果园有柑橘、水梨、桃子、李子等水果，适宜游客采摘。入夏还能观赏萤火虫满天飞舞，有森林小屋可以夜宿林场。东势林场发展的经验，正是在于发展了让人们走近自然、

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休闲观光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善于运用文创的包装宣传，推出“一月赏梅、二月赏樱，三至四月赏萤火虫，五月赏桐花，六至八月赏甲虫，十一至十二月赏枫”的主题，打造“春樱、夏桐、秋枫、冬梅”的赏花步道和健行路线，营造了友善的休闲空间。将文化创意融入农业观光休闲，是台湾农业的一大特点。

农会，政府与农民的纽带

台湾农会在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挥。台湾农会组织分布最广，影响最大，体系完备，功能齐全。农会作为政府与农民联系的纽带，与政府形成合作关系，政府通过支持、扶助农会来帮助农民，农会起到对农民、农业的组织作用。这使得台湾农业在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上，不是农民直接面对市场，而是一个团体面向市场。

通过与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农会的交流发现，台湾农会组织作用的发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组织农业技术推广，包括政策执行、新特优品种推广、实用技术培训应用等。二是开展农资设备经营，如为会员提供供销批发业务、兴办加工企业等。三是为会员提供金融、保险方面的服务。

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会组织的管理，使其成为推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的重要社会团体。二是对土地的管理，体现在有效的土地制度的落实上，包括农地农用、交易只在农民之间进行，限制农地转非农地等制度的严格实施。根据台湾《休闲农业区设置管理办法》，休闲农业的硬件设施建设允许占项目建设总面积：一般来说一些小规模的采摘、休闲型的占5%左右，综合休闲类型的占10%左右，农委会认定的大型示范企业占20%左右。三是对农产品安全的管理，体现在法规健全、职责明晰、质检严格、处罚从重。

翻开台湾农业发展的历史，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台湾农业已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虽然农业占生产总值的份额很小，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多年的发展，台湾农业政策从重视“量”的增加转为“质”的提高，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环境改善相结合，大力发展高

科技和休闲观光农业，综合施策，促使农业从小农转向大农，使农业得到了全面发展。

台湾农业更大的魅力在于，台湾农人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用心和创意，休闲农业本身就是人们对自然的亲近和精致休闲生活的追求，热爱田园生活的心意和休闲农业的创意紧密相融，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观察：看台湾学农业

东莞历史上曾是农业大县，但现今东莞农业占生产总值的份额很小，数据显示仅仅是0.3%，但数据又是不足道的，数据也不能说明东莞农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不重要。相反，近年东莞都市农业、现代农业的兴起与发展，让我们拾回农业之美，发现农业的新方向、新价值。

东莞农业与台湾农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农业占生产总值的份额很小，新农村建设同样面临土地稀缺、耕地分散细化的问题，而现代农业产业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对农地的需求增加。与台湾相比，东莞农业集约化生产程度仍不够高，设施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农业仍以蔬菜、荔枝、香蕉等传统产业为主。农业科技含量低，农户应用先进栽培技术、现代科技设施的比例低，部分农户的生产管理仍停留在传统手工作业阶段。农民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联系政府和农民的桥梁纽带作用不够明显。

台湾农业在精细化发展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特别在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科研投入、品种开发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特点，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和借鉴。近年，东莞提出“加快发展都市农业，推动农业由立足农村、服务农村向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延伸，从服务农民向服务全体市民延伸”的发展思路，大力推进平台园区化、经营集约化、产业特色化、生产科技化、产品品牌化和形态休闲化。要在东莞农业发展“有政策、有载体、有平台、有资本、有机构”的基础上，学习台湾精细农业长足发展背后的运行机制，进一步推进我市都市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富强、农民安居乐业。

休闲农业正当时

合理开发农业资源，拓展延伸农村生态文化休闲功能。转变农业

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精致农业、休闲观光农业,是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早在2013年,东莞就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东莞市都市农业发展的意见》、《加快都市农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办法)》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文件的意图,就是着眼于未来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推动都市农业在东莞的发展。当前,东莞正在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东坑农业园、麻涌香飘四季农业园、道滘济丰农业产业园等一批休闲观光农业园区正在兴起。

农业承担着传承传统文化载体的职能,要注重把农业资源与东莞传统的农业文化、优美的生态环境相结合,利用现有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龙头企业,开发农业的休闲旅游功能,形成集生产、消费、游乐、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农业旅游。同时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引导市民认识农业、体验农村生活、维护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增加就业提高农业收益,实现农业发展与人居环境的和谐共存,养生休闲与农民增收的共赢互利。

加快土地流转集约经营,提高土地利用与投入产出效率。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充分合理利用好有限的农地资源。一方面,落实好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严格监管非法侵占农地行为。另一方面,制定可行的扶持政策,引导土地合理、规范流转,促进土地相对连片集中,扩大经营主体规模,提高效益。再一方面,争取上级政策支持,探索设施农用地管理的做法。借鉴台湾休闲农业硬件设施建设的比率,结合我市实际,争取上级赋予我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先行先试的优惠,适当扩大农业设施的选址范围、设施类别和总体面积,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充分发挥东莞都市农业研究院作用,通过培养一批农业高科技人才,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技术和成果,抓好技术攻关、技术咨询,以及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向农民展示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进一步提高我市农业的科技含量。抓好农业政策宣传、科普讲座、咨询服务,切实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服务。改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条件,督

促镇街用好近年来中央和省补助资金,加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建设。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加强引导和服务,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各种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和扶持一批典型,让更多的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村农业农民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动农民发展精致高效农业和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一体化发展,村集体通过加入或联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探索建立团体商标,开展收购、分级、包装、销售等产销一体化服务,延长农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科学定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运作规则,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农业生产经营中介和支撑的管理服务组织机构,有效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加强农业交流合作

主动加强与台湾农会的对接,争取引进符合我市都市农业发展的好技术好项目,继续扩大我市与台湾的农业交流与合作,提升农业发展效益。一是建立农业产业合作机制。引进台湾优良农作物品种,同时引进一些台资加工企业,借助企业龙头,强化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拓宽农产品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开发。二是探索营销交流合作平台。通过与农会的对接,了解掌握台资企业的信息,疏通渠道,发挥台资企业穿针引线的作用,扩大我市农业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品种的开发推广。发挥我市农业园区的平台资源优势,探索和推动莞台两地休闲农业合作发展。鼓励投资发展休闲农业的企业充分利用我市农业、生态、文化等资源,借鉴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经验,发挥示范作用,带动我市休闲农业发展提档升级。

开拓农业新空间,发现农业新价值,同时传承依旧美好的农业物事,让水泥城市里的大人小孩重新拥有触摸土地、感觉自然的田园野趣,让人、土地与自然和谐相融。

如此,一如台湾休闲农业的蓬勃发展,期待东莞的农业也能成为一种时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十年磨一剑 修好部门志

记《东莞市农业志》付梓

一文
刘宠杨

东莞农业自然资源丰富，素称“鱼米果之乡”。

“宋乾德元年（963年）已是‘户逾三万，称上第’之富裕大县。除盛产稻谷、花生、蔬菜外，还是甘蔗、黄麻、莞草的主要产区。久负盛名的“岭南佳果”荔枝、香蕉、橙柑、菠萝闻名中外，还有龙眼、黄皮、番荔枝等其他水果数十种。建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东莞是广东省主要粮食生产基地和鲜活农副产品出口基地……”

为全面记载东莞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所取得的成就，2004年3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东莞市农业局启动了《东莞市农业志》的编修，成立了市农业局第二届新方志编纂顾问组、领导小组和编写组，组织人员开展编修工作。2008年8月对编修机构进行了调整，成立农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下设总编室，市农业局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总编室正副主编。总编室设编写组，编写组分种植、畜牧、水果、乡镇企业、农业机械、经营管理、科技教育、人事、综述等9个编写小组，参加志书各章节撰稿的有30多人。为提高志书质量，缩短编写周期，市农业局聘请地方志副编审阙金水为志稿总纂，全面负责志书的统编修改工作。市农业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修志工作要求，上承前志之精华，下聚各方之卓见，辛勤编纂、精心琢磨、数易其稿，于2014年底完成《东莞市农业志》的编修，历时十年，并于今年付梓。

《东莞市农业志》的顺利付梓出版，得到了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指导与鼎力支持。志书编修期间，市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市长李小梅、吴道闻、鲁修禄亲自担任编纂委员会顾问，鲁修禄副市长还亲自为农业志作序，指出“《东莞市农业志》付梓，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也是我市农业系统文化建设史上的丰碑，可喜可贺！”；市农业局三任局长胡荏光、黄贵田、张永忠对农业志的编修工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亲自组织，亲自阅改，不遗余力做好农业志的编修工作；市志办主任潘朝明、市志总纂刘念宇、市志总编室成员张万知、姚少华等百忙抽暇精心指导；曾在农业系统工作多年的老领导、老同志对志书提出了许多中肯且有益的

意见，为提升志书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省市档案部门、水务等有关单位及各镇街农办（农林水务局）为志书资料的征集提供诸多工作便利。在此，对编修农业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一并致谢。



东莞市农业志 | 摄影 | 李运明

《东莞市农业志》上限不限，下限截至2003年，个别章节及图片资料根据实际需要适当下延。全志分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志、附录、索引、编后记，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共计18章79节，90多万字。志书的主要章节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农业气候、农业区划、农村行政区划与农业人口、农业生产关系变革、农田基本建设、种植业、水果业、畜牧业、农业机械、乡镇企业、农业科技、教育与培训、农业管理、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党群组织等18个篇章。志书综合运用了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简朴的文字，系统地记载了东莞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地反映了东莞农业发展的规律，全面地展现了东莞人民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部门志书。志书抓住东莞农业的地方特色，从各门类的具体记述中，反映东莞农村向城市演进的过程及其变化，从而留下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乡土记忆，是具有东莞地方特色的历史资料。

“资治、教化、存史”是地方志的重要功能。《东莞市农业志》既总揽东莞农业之全貌，又突出地方特色，既贯穿历史纵线，又显现时代风貌，既记录成功，又总结教训，通篇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完整统一。志书既为当代后世留存宝贵的历史资料，又是人们认识东莞、了解东莞、建设东莞的重要参考书籍。

在《东莞市农业志》完成编修付梓之际，借《耕读》的小角落，诚意向各位读者推介。■

二〇一五年八月中旬

水稻田里「玩」创意

一文一廿四、木辛

东莞在历史上有着“鱼米之乡”美称，勤劳的东莞人自古就在这片咸淡水交界的肥沃土地上种植水稻当作主粮。1954年，东莞的水稻播种面积达到206.16万亩，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年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东莞的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种植水稻依然是农民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来源。

回顾童年，父辈们种植水稻的艰辛情形历历在目。从灌溉、耙田到稻谷入仓，要经过浸谷育秧、铲苗、蒔田（插秧）、薅草（锄草）、施肥、割禾、晒谷、踢谷、风谷（使用风谷车，通过人力造风把不饱满的谷子与饱满的分开），每一环节都清晰地印在脑海中。虽然种田是艰辛的，但也有“玩”创意的愉悦。

那时候，每逢农忙季节，学校会放假让学生回家帮农活。记得有一次，小伙伴们看着大人娴熟地驱赶着耕牛来回耙田，跃跃欲试。等到大人休息时，急着小露身手。但由于力气小，两个人在后面扶着耙，一个人在前面拉着牛，可是牛并不听从小孩的使唤，要么不走，要不时而左、时而右地走，结果转出大大小小的圆圈，仿佛一个个八卦图案。我想，这应是儿时在水稻田的“创意”了。印象最深的是晒谷，也颇具“创意”。在数百平方米的“地堂”（晒谷场）上，一块块稻谷或方或圆地晾晒着，叫谷块。为了让谷子尽快干透，需要隔半小时用脚翻动谷粒，俗称“踢谷”。“踢谷”一般按照谷块的形状来走，在晒谷场上会形成优美的线条：有的谷块是圆形的，人们“踢谷”会形成美丽的同心圆；有的谷块是方形的，“踢谷”就会形成层层延伸的“波浪”。“踢谷”的活由于比较轻松，有时候也由小孩来干。小伙伴们踢谷经常不按大人的套路一行行地踢，尤其是傍晚最后一次踢谷，气温已经不高，小伙伴们就把一块块的稻谷当成了一张张白纸，喜欢在上面“画画、写字”，内容就看“作者”的心情及“创意”水平了。遇到两小家伙闹矛盾时，那对方的花名（小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被别人安个花名）经常是“画写”的内容了。

时过境迁，现在东莞的农田设施大大改善，机械化水

平也比以前明显提高。犁耙机、插秧机、收割机等机械的应用大大方便了水稻种植，稻谷收割后也有风干、脱壳、包装等自动化装备帮忙，农民逐渐从繁重的农田劳作中解放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同颜色的水稻被培植出来，紫色、黄色，还有白色、黑色。色彩让创意元素加入水稻种植成为可能，人们开始尝试用不同颜色的水稻勾勒出不同的线条、图案，打造出一幅幅或诗情画意、或气势磅礴的稻田画，在一块块水稻田里真正“玩”起了创意。

今年，东莞市农业部门在厚街镇赤岭社区精心打造了“五谷丰登”创意稻田。这是继2013和2014年“心心相印”、“马稻成功”后的又一力作。该创意稻田由“五谷丰登”四个字和一个“谷”字形的图案组成，其中图案的“谷”，其上方的四笔用四颗饱满的稻穗代替，下方的“口”用一个内方外圆的铜钱来表达。恰逢2015年的尾数是5，寓意2015年农业丰产、事业丰收。“五谷丰登”创意稻田的观赏期从9月下旬开始至11月底收割。期间，稻田将受到特别的管护，水稻在转绿、封行、抽穗及成熟季节会呈现不同的观赏特色，将成为市民休闲、观赏、拍照的好去处。有的农户在自家稻田里也“玩”起创意来。比如在麻涌镇章姨农场里，一个名为“津津乐稻”的创意稻田在农业部门的帮助下逐渐成型。“津津乐稻”由一个笑脸图案和“津津乐稻”四个字组成，表达出农场主人积极向上、以农为乐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们仿佛看见传统农业插上了艺术与想象的翅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创意稻田将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色彩斑斓的“图画”将在水稻田里被创作出来。■

| 摄影 | 李运海

2015年东莞市创意稻田初现 | 摄影 | 黄华坚



耕读之人读《耕读》

“别看小小的葡萄，吃起来也是大有讲究的。不同颜色的葡萄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像市面上最常见的紫色葡萄富含花青素和类黄酮，对预防衰老有很好的作用。黑色葡萄主要是缓解疲劳，红色葡萄软化血管。”在东莞市香蕉蔬菜研究所内，所长刘文清就着所里自产的阳光玫瑰侃侃而谈。“像阳光玫瑰，属于白绿色葡萄，主要是滋养肺气，呼吸系统不好的人可以多吃点。而且它闻起来有淡淡的玫瑰香，很受市民的喜爱。”

东莞市香蕉蔬菜研究所主要承担东莞市香蕉、蔬菜等新品种的引进、选育和新技术、新设施的研究，藏在东莞西郊万江区新和社区的一片旧厂房和高架桥里，绿树成荫、碧波潋滟，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

刘文清和他的一帮同事，就在这一方世外桃源里精耕细作，打造着东莞都市里的“田园梦”。

刘文清于2003年进入东莞农业系统，先后在市农业检验监测所和市香蕉蔬菜研究所工作。工作之余，刘文清常常读书看报，了解国内外农业的最新动态。去年开始，《耕读》成了他案头常翻的一本书。“第一期的卷首语里有一句话，讲用‘耕读’作书名，不是矫情，只为养心。当时看到，我深以为然。十多年下来，农业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酸甜苦辣，样样俱全。说来惭愧，自己虽然是学农的，但是通过《耕读》才知道‘蒔田’的‘蒔’怎么写。”拿到第一期《耕读》后，刘文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细细翻阅，还让同事利用工作之便多搜集有关香蕉文化的资料。“《耕读》选取了文化这个角度来解读农业，里面既有关于东莞农业文化的严肃

草莓休闲采摘基地 | 资料 | 东莞市香蕉蔬菜研究所





2015年第三期·总第四期

考据,也有记录本土农耕文化的散文小品,每一篇都值得好好品读。以后除了检测数据、科研报告等资料,读者又多了一个了解东莞农业和农村的渠道。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看作挖掘农业潜在价值的一次成功尝试。”

从事农业工作十余年,刘文清对农业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农业不再只是种好地这么简单,我们农业工作者应该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发掘农业的潜在价值。蕉菜所把葡萄、草莓等农产品的休闲采摘作为一个重点项目,也是因为看到市民对休闲农业的强烈需求。”——农业除了果腹,还具有休闲娱乐的价值。基于农业休闲娱乐的价值,蕉菜所更进一步,开始尝试农业+互联网的组合方式。去年首次利用移动平台和社交网络宣传自家的休闲采摘点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单条草莓休闲采摘点的消息在朋友圈大量转发,在草莓开园当天,仅两个小时就被市民采摘一空。今年,他们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推出了葡萄、嘉宝果、果桑以及铁皮石斛等多种优质农产品供市民采摘。

农业+文化也是一种组合方式。“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古已有之,是中国思想史不能忽视的民间观念。但彼时“耕读传家”更多源于古代富户和文人修养身心、隐居避世的需求,本质上属于精英文化。时间快车来到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逐渐富足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市民渴望摆脱“水泥森林”的束缚,回归田园。传统农业开始以都市农业这种更具亲和力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而以“耕读”为代表的农业文化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从农产品功效延伸开来的食文化,从稻田画传递出来对美的追求,从古村重建折射出历史记忆等等。农业不仅仅是果腹的工具,还寄托了人们对美学、情趣等文化层面的追求,也由精英文化逐渐发展为普罗大众都可以习得和传承的生活方式。“《耕读》正在忠实地记录和传播东莞的这些农耕文化,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刘文清说。

有趣的、美丽的、安全的……不同的组合方式下农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耕读》像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东莞农业如此雅致又亲切的一面。■

二〇一五年八月

封面题字	杨宝霖
主编	张永忠
副主编	罗其芳
执行主编	刘宪杨
执行副主编	杨雄
编辑	熊小芬 黄华坚 陈惠芬 安昕彦 叶建华 刘慧怡
设计总监	廖凌娜
李运海	
吴庆宋	

主办单位
东莞市农业局

编辑单位
东莞市农业技术推广管理办公室

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汇峰中心H座八楼

电话
(0769) 22830869

邮箱
nygengdu@163.com

交流QQ群
76315344

开本
140×240毫米

印数
400册

准印证号
莞准印字第 号

印刷单位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本出版物所刊登的作品内容均已取得著作权人同意出版(授权)



秋·耕读